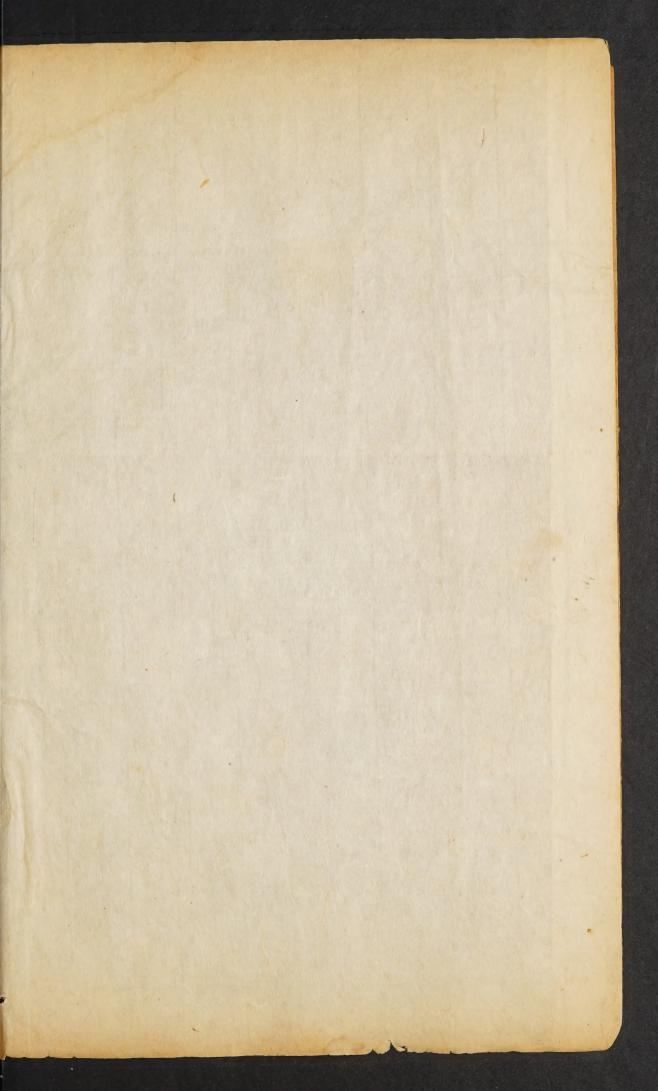
三鑑堂重鶴開那錄下



736 1750

同學習



音葉 靜法師 乞入冥勘之。法師許諾。上章叩梓潼帝君。帝 其夫白罪於天又停十年。四十八歲得舉。復盜隣女王慶 第三甲。三十八歲得舉。復於長安即中。淫一良家婦鄭氏 雖不能而繫其父張澄於獄。以此罪停十年。降第一甲。 閉邪錄卷之五 娘為惡不懷上帝震怒已削其籍終身不第。法師辭退以 十八歲得舉。復侵其兄李豊屋基。至形於訟叉停十年。降 君命吏持籍示日。登初生時上帝賜玉印。十八歲魁鄉薦 十九作狀元五十三拜右相緣得舉後窺鄰女張燕娘。事 唐時李登年十八為鄉貢首。後年至五十四屢不第。齊沐 禍淫 洞淫 一鑑堂

羽泉

書日。四舉不沾天子於一生虚負狀元心遂使後之言禍 語登。登愧恨。一夕死。叶李登所謂枯之反覆者也。文目化 第一人。何等喧談。天上玉書傳節夜陣前金甲受降時。何 淫者。動輒以此君為首可不戒哉完祖宗積累幾世。方得 攻苦寒窓積學勵行。非命中所有。終於白首無成。李登以 等尊崇而竟以一時淫行。削奪殆盡。報亦條矣。老師宿儒 生狀元宰相。亦其本身積累幾世。方得托生為狀元宰相 本有之功各而自喪之。雖天下後世。有不代爲悔恨者乎 而乃戕賊如此辜負天恩辜負祖考矣春風得意馬蹄疾 日看遍長安花。何等光樂。榜題金字射朝暉。遙想風流

杜牧有言素人不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鑒之

心事。天符殿一舉矣。覺而夫婦相協頗驚異此折卷。竞舉 黄衣二人馳報云。郎君首薦矣。旁一人云、劉尭舉近作欺 將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 同事象 門女艷甚。陸子與師屢窺之。心動。師命陸禱於都城隍以 知何往矣惜哉。 以雜犯見點。後竟潦倒場屋。而舟人之女。水流雲逝。已不 出場甚蚤適舟人在市貿易遂與女私。劉觀夫婦。一夕夢 有女。堯舉調之。舟人防閑甚客既入試。試題為堯舉私課 **新神佑。是夜陸夢與師俱為城隍所拘。大加訶責日淫為** 〇明嘉靖時。陸中丞绑。子仲錫。年少有才。隨師居京。一對 〇宋龍舒劉觀。任平江許浦鹽稅。子堯舉。僦舟就試。升人 えらこ記禍淫

朱スマ

被證時為前庚戊。時甲戊狀元孫柏潭。尚未生也陸削而 卒抽腸。陸見奉鬼緊師手足去衣剖腹探手扶腸纏綿而 籍令貧賤終身。某忝為人師。而教孫升木。實屬罪魁命鬼 註甲戌狀元。師各下無所有神日陸當奏聞上帝。削其禄 首惡别敢褻賣神明命查祿位。須與鬼使持簿至陸名下 出流血盈前。師哀號徹天陸大駭而覺汗流浹背而書僅 適叩門。報先生病級腸疹暴死。陸後竟清在貧賤終身方 以一言諫止。則陸之狀元固無恙。而師亦因以獲福矣計 孫生。所謂惟上帝不常。降祥降殃。惟存乎人耳。使當時師 即投界豺虎。亦所不食。今之導人淫亂。誘人嫖賭。以致名 不出此。而反導之以淫豈不悖哉夫師誨弟淫其賜已腐

月印泉 諭遏其邪心。斷不必使聰明智慧之資致有貧窮天喪之 行俱虧者。戒之哉。夫師道並於君親至尊且重也。為人師 者。不止誨弟以文藝所當防微杜漸。事事教之以正當辰 演一回驚夢。賊夫人子。罪必通天生前即免抽腸。死後寧 失。斯為勿負他人付託。即是廣植自已陰功。若其惟利是 子。為大凶德先生施教。以身為範心口之間。既杜其頑囂 夜羣居。共談穢義傳經絡帳。乃是四部竒文。坐擁鼻比。却 圖罔知師範或代作文字。任彼愚蒙或偷合苟容恣其淫 耳目之際。復絕其匪僻。若見少年佻達之輩。更當力為戒 僻此其罪已不容於誅矣。更甚而生徒聚首講習淫書書 日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頭。口不道忠信之言為器。預器之 · 多三三洞淫 三鑑堂

逃剉骨乎。

為陰曹。知君該中五十七名。綠某年某月某日。在江北課 〇江寧某生。已卯入聞未放榜前其鄰人楊生謂日吾近

天低夜深人静。風月無邊庭草交翠。將胸懷洒落心體澄 租。與田家婦苟合於星月之下。君以此除各矣嗟乎。野曠

安簿。下鄉宿僧寺。衾薄不成寐。聞子規聲凄甚。時正思論 澈。如光風霽月。一塵不染。何自而生淫邪之想朱子為同

此穢事於月華星彩萬象森羅之下乎。田家婦女。豈必殊 語書一章。後聞子規啼。便憶是時生獨無書可思乎。顧為

名。斷送片時淫穢之中。廻想此夕以前。身無淫行心體何

色。月下苟合。轉盻成容。而鬼神司察。罪孽莫逭將半世功

等光明此夕以後。中懷慚愧動履何等跼睹人生飲恨莫 甚於此唐宜之日某一生忠厚。坐此固窮。少年尚戒之哉 桐书录 時熾蓬人說寡慾。然種更滋於是盈胸錦繡觀粉百而 寧甘樸拙。莫羨多情、縱有邪緣。且思陰報。若腐言不 濕淚樂天自感窮途。紅拂叩門藥師終為遺行。我願世人 必效臨邛之竊。即事業高於少伯。奚堪做五湖之遊青衫 塗滿腹經綸遇雲鴉而昏亂。嗟嗟人縱才華不減相如。何 行。禮緣則托於風因避逅便神為天合。終日談遏淫。淫心 子。顯蹈明行問知顧忌至於文人學士。雅擅風流。後標逸 耳。豈在事總涉虛無。古語云殺人者殺其一身淫人者殺 起宗戒淫文曰。諸惡孽中。貪色一關為害最大庸夫俗 送り三元禍淫 四 一鑑堂 堪 糊

先える

人三世之腹哉。抑又有說焉。第由來是出身。由此位崎 其三世。葢穢德必彰。惡聲易播。上而殺其父母矣。中而殺 其夫矣下而殺其子女矣。恥懸眉額之間。痛切心胸之内 故殺人多得陽報淫人多得陰報奈何無故挾白刃而割

紫語黄麻。光麗實被三世光戮辱人之三世。思光耀已之 通顯遠贈其祖。近顯其父中及其妻下陰其子。龍章鳳節

心亦斷所不許也。則夫褫功名。削祿籍豈得謂天地神明 一世。無論天地神明。决不肯壞此公道。即返已自思於良

之過刻乎。

鬼手書一淫字示朱。日此人奸淫。己干天譴豈可中乎。次 O宿松今朱維高巴西科入江南內簾取中一卷。夜夢一

利下录 張如期而往果然再後時時相詣。田諫阻不聽後其夫歸 夫使蜀未回。婦約郎君於崇夏寺中。某日相會以此致意 張生低個久之。有紫衣者趨出見招。言此某官子婦也。其 於此可見矣。 巴盡察之。使其功名。已得而復失。則相傳陰律惡淫為首。 遂擠之。世間以為闇昧之行人不知覺豈知冥冥中。鬼神 篇中險阻二字。朱禀云中式卷內。如此類甚多。似不應抹。 〇金部田員與豪家子張生同科少年相得。一日閒步過 主司亦悔之。命朱洗去。及洗而墨迹潰徹數層忽憶前夢。 日朱偶总前夢。以此卷呈三司亦大加賞異忽以筆抹其 一大宅。密聆窓內賛美聲。過百步復回窓中擲金蚁一 まとこる禍淫 五 一鑑堂

端願飯百僧次為我在尼院酬之。婦諾在。張生知之。遽在 倫知其事。隱而不問。然曲間。謂婦日。五前度劍閣。鎮危萬

會馬。某官率健卒。馬利劍入院同謀者皆殺之。婦與張生 同就刃。自拘於有司待罪。太宗曰此人間最巨蠹也。殺

之宜矣。何必致問中外快焉。 婦用計死其夫。政聞大駭即隻身逃至江山縣。相距七十 〇滁陽王勤政。與鄰婦通有偕奔之約尚虞夫追及未幾

里。謂路遠可脫禍。饑入飯店三供二人食。或問其故。店

官自首男婦俱伏法焉殺夫雖在於婦實為政宣淫所致 至日有披髮人隨汝人。非二人平。政驚。知冤思相隨。乃到

故難逃也。

識頗多。爾妻暫留船中。我同爾去寬屋。誘至山下。遂打死 其夫。回船給其妻日爾夫落虎口矣妻泣,册師日、毋苦。我 聞之。詰其由來。妻以實告。路人云適從縣前。見一人云。被 果遇一虎竟搏判師而去妻痛哭吾夫真死於虎矣路人 亦願足。然後與爾為配。舟師不得已。領在山下葬之。不意 船家打死復活。來告狀。豈爾夫耶。婦在縣前。尋認其夫復 便與汝成配。其妻疑曰虎豈能盡食吾夫若得見肉一臠。 日。我正往彼遂附搭。舟師悅其妻美。至溧陽云我此地熟 O成化間宜與一人。無產有役皆妻欲逃溧陽遇行船人 〇以上各條諸人俱以淫邪而至削福城算。貧窮天札天 ※ここ 神淫 二鑑堂

グススヨ

道昭昭。良可畏也。而冥頑者。循曰吾不所漏。亦不畏死夫 死即不畏。獨不畏死後須見冥王於地下平。冥中既以淫

邪為萬惡之首。則淫人自必服最上之刑。斯時臨之在上 者。赫赫巖嚴。列於左右者。淨濟險惡。鼎鑊在前,刀鋸在後

屠多行不義忽死經夜復甦。呼妻子。集親鄰。日,五死見間 俄頃歡娛博死後無邊條酷告宋宣和間秀水新城鎮潘

王。間王謂死者受報。生者不知。受者方苦。作者仍熾。即宣

之大聖金口。載之龍藏寶函。尚疑而不信。見可悲愍。今潘 某奇惡。暫假警衆。遂操刀自割其陰曰。此宣淫報。自刻其 目曰。此晦视父母。及熟視婦女報。自剖腹剜心日。此陰謀

妻子恥之。捍止外人勿入潘復含糊呼曰吾受命間王示 凌遲無和姦減等之律。且或因其讀書識字比愚夫愚婦 條受極刑乃冥王一片婆心。使人知生時之雲鬟粉直即 衆。汝何捍焉死轉六日。體無完膚而死觀此而知潘屠之 縱緣智巧。得脫王法。而地獄殘嚴。無優待諸生之然拔法 即死後之高春大磨。生時之花街柳巷即死後之酆都思 賦害報。自斷其舌曰此欺妄污衊好談置閩報遠近傳襲 國冥中固未嘗嚴於市井小民。而稍寬於交人才士。陽世 死後之青面撩牙。生時之香肌皓腕即死後之刀山敏林。 桐作录 更加一等。此即有孝子慈孫。偽作行狀。鋪張楊厲亦於死 生時之翠袖紅粧。即死後之沸湯烈歌。生時之錦帳繍幃 送之元洞淫 三鑑堂

卒。卒後半年。其友周姓亦暴卒。一晝夜而甦言身入宴府 贅言。載其同年江南某公。有從堂明經似家富而食性復 者何益宋儒關佛。謂人死則魂神飄散。到燒春磨無所復 生平積業如山。死後一一受報。不可言不可說悔亦無及 見明經遍身桎梏界無完膚枯瘠不可復識呼周泣日我 也惟有一二可改之事。及今改之。雖無救於大事。尚可减 淫虐然以文章聲氣。取重衣冠人莫知其惡也。後得疾暴 呼天體固已莫逃而一死亦豈能塞責耶于鐵樵感應篇 施於是行淫者利其說皆以爲宣淫即上干天譴至於削 我業報萬分之一。我不得已。哀懇冥王。邀君至代傳一信 福城第一死則已矣形銷魄散雖殃及于孫吾弗知也。鳴

遣婢如戒而其鄉庄亦果如期被火げ此豈問姓誰言本 多與彼毫不相干。看某月某日某庄當回豫也其子還契 客免須臾為畜為獸恩少幾轉并致語吾子。家中金帛雖 紙。俱在卧室某箱中。可一一檢還强佔人家女子幾人。或 亦甘心備嘗耶。先乎,世之淫邪遭禍者何限。人即欲隱其 是人欲行淫必能自保此身不死。而後可免陰可受罰者 無冥王與地獄乎。抑冥中亦豈以其為明經而姑怨之手。 耳。我盤算重利。這人借票幾十級為田地墳屋交势幾上 門が条 沉淪苦海。生前功名富貴固甘心削盡。而死後到焼春磨 經污過或未污過似在家中可造還其父母則異痛極苦 不能自保盖亦少戒淫邪免死後凌遲耶。世人造惑正性

聞所及錄出以為前車之鑒有則急速悔遷。無亦慎勿獲

咎可也。

卷之五終

子告母。母以已被與之。誤捲睡鞋一隻後墮牀下。師弟皆 明宣德年間浙中揮使某。延師訓子。師病欲發汗令取被 閉邪錄卷之六 念依廻。两命俱喪。此際真危矣哉夫誤捲睡鞋。婦不逼意 命邀師。已持刀何其後。候門敢。欲两殺之。師聞 君子也。固留之。師隨登第。嗚呼、紅顔叩戸。即白刃臨 不及亂門終不成。明日欲辭去。揮使始釋然。謝日先生真 事,婢告以三母相招。師堅拒。揮使强妻親在。師叱日我誓 及墮牀下。師弟不 不知也。揮使問疾見鞋疑焉。夜詢妻妻不服。令婢說以妻 福無門惟人自召 长之大洞福自召 知。而揮使適見安知非前定數中。孽免 叩門。問何 門。 盤堂

奏台。師與主婦。當於此夜血濺書齊身首横分。而無辜被 事耳。是夜師方坦然床第心廣體胖。孰知此婦。白刃臨頭 戮。相仇相報。揮使亦必斃於一燃之手。人亡家破。特須臾

微特揮使心欽而主婦之感恩當何如也。是禍福無門。而 惟恐此門一殿而神魂已喪乎。乃以一念堅貞。保全两命。

邤 之係於邪正直不容毫髮依回如此。吁可畏哉。

此門乃真禍福之門也學者并同陳淳祖事觀之。而知禍

寄塘西張氏鈔爲其家一婢更餘奔之。孫罵日。感應篇謂 三台北斗。及三尸神等隨身料過豈夜深人静。上天弗知 寧波孫某家貧訓紫糊口萬曆三十年。失館流落武林

子峻拒之。婢與同齊西席有合而出。踰月。西席疽發旋死

以短折而臻中壽乎。 年之短長。而死之吉凶。亦相去遠矣。况以餓殍而為富人。 禍滋大。則戒者其漏彌印。故疽發旋死與無病而終。無論 後年至七十。無病而終溫令儀日、奸淫。罪之魁也。犯者其 束脩甚豐。迄公年四十六。米價頭貴死者頗衆。公家已富 奔。延壽一 餘各外。即唱姪名。我私問吏。孫某緣何改出。吏查對日、此 人應四十六歲出外餓死。因今年四月十八夜。拒某氏淫 因兒病禱於城隍。夜夢城惶呼夷將饑籍所改者唱名。十 〇開廳時衛州進士王行庵未第時與中表某為鄰某宣 王人即聘公為師假館歸遇其叔於江口。日吾姪且喜我 一紀。改人旅籍。我是以為姪質也。嗣是學子輻凑 まらに、禍福自召

年。自外回家目擊其妻與人私。欲取器擊之、臂忽不能舉。 果八十六歲及見子孫科第。某自脫盜後。益肆茲淫。不論 旋後隨登第。一日患病設醮黃冠拜表良久而起。云查公 家。歸途遇盗某以舟小得脫公舟為盗所截。扶公上岸。意 欲切公夫人去。須臾雷電晦宴盗戰慄舍去。公乃登舟言 大限。壽止五旬。天曹以公两次全人妻女增算三紀後公 淫無忌。公每勸之不從反潛使一僕婦誘公。公拒之。又擇 美婢誘公公亦嚴拒之。一日公與其俱攜妻子。往內成

途君自作。一生禍福此中分。若報於來世。報於子孫。報於

他事。尚未彰明較著也。某編人之妻人亦竊其妻王全

怒目頓足。浩嘆一聲而絕。時年三十一。溫令儀日善惡而

燕語自以名將而不得封侯。朔問將軍自念豈當有所恨 李廣數奇。孰知李廣之自殺乃由殺降平。廣與望氣王 吉。淫之則凶。一念貞淫。而終身禍福。從此判矣。衛青天幸。 第一。後某竟淪落終身。夫二生之吉凶。係於一女。拒之則 若何。一神日,何不即以張瑋申奏。衆神稱善及榜發。張果 張瑋易寓故犯姦淫幸去。奉朝别擇有陰德者。期已迫矣 某詢張僕知之。因以寓易。竟與通焉場前三日。張夜夢至 之妻。天亦全其妻。不可見天道神明。徽毫不爽乎。 唆拒不納。急謀移寓。倉皇過友人某。詰其故。張秘不肯言 〇萬暦壬子科。武進張瑋。應試南畿寓王之女夜奔之。張 所見各府城隍召土神議日今科榜首已註某人緣與 色大禍福自召 三鑑堂

世、日、白 廣以殺降對。日至今大恨獨此耳。今有名士而不登賢書。 諸君自念亦嘗有所恨子。夫亦知張瑋非真天幸。某生非 之。大怒放劍俱殺之。首於有司。踰數日榜出。却女之生首 育逃引入。女相與酣寢適武弁歸。見門未閉。疑焉。突入見 懼 年及笄。親生美就畢後。適文他在。使婢約生。以是夜會生 果敷育手。 錄者丧一身之元令人赴試。試問欲登試錄手。欲登鬼錄 〇南京某生。赴試日。旅邸對門。武弁某指揮使第。并有女。 列。因告人日使我一時逃惑已登鬼錄矣。嗚呼一登鬼錄 一登試錄。相去固已天淵矣登試錄者為一省之元。登鬼 陰德之虧也不敢在同寓友竊知之。傷為生赴約其婢

隨形其說皆非數。 第六。或疑神福善禍淫。一何響應若是。則如詩書所言天 力拒艷色真心可嘉當奏聞上帝。速行補入。及榜發。果中 六名。史禀云某近有邪行。巴削去矣應何人補。神曰曹苏 升座。列炬燭天。侍從如林。曹驚伏。聞殿上唱新科榜至第 罪民。峻拒之不去乃啟門出欲在他寓借宿至中途見燈 履后土而戴皇天皇天后土。實鑒在茲其敢于非禮以取 火傳呼。懼以夜行獲罪。避古廟中。俄而傳呼者入廟擊鼓 人相感。吉凶禍福捷者影響及感應篇言善惡之報。如影 子。欲作榜首子。欲致梟首子。惟在一念之間而已矣。 松江曹芬。應試南京。萬中少婦逸奔至寢曹日我與汝 民三洲福自召 儿

竟與通。及榜發。兄高薦弟被點人成駭異春聞兄叉成進 之鄰。有麗婦少媚者。私挑其兄兄正色拒之。復挑其弟。弟 衣履别之。明年又同月生子。再試又同時補廩。自襁褓以 皆如一。弱冠同日遊席。學使亦訝其莫辨。以庠别之。因以 止如一。父母亦莫辨。及能言。以名别之。稍長就塾。天資又 府縣定為兄弟。置娶妻財色亦相等。父母恐一媳莫辨。以 士。初婦與弟食不知其為弟也。以為始拒而終合。遂委身 得疾將終。貽書告絕。誤入兄手。先是兄既拒婦。隨復戒弟 至三旬。即些微得先無不同者。至三十一歲。同赴省哉。萬 〇豫章有雙生者。母坐蓐時。駢肩而下。不分先後聲容舉 而遷賄。及是婦尚以為所私者登第。朝夕盼望不見車來

壽且多嗣此盲天。且斬後。命耶相耶又安足據耶。益信相 弟誘而通之。其姑見之怒毒毆其媳出歸母家。竟以負傷 兄必貧而天。弟必貴而壽。及弟年弱冠適東鄰有一餐媳 乎。願爲弟子。君請擇於斯二者。 者。倘時乖命好。不幸而遇此淫魔逢此妖孽其心願爲兄 從心生。命由心造而人心微危頃刻變幻就問今之赴試 命。皆有據也及一旦狐媚當前彼此存心不同送致彼榮 者。暴寫慟哭不已。兩目遂盲。未幾亦殂。其兄享職壽多子 至是大驚為之泣下。次年其弟有愛子。即前與兄同月舉 孫。稱全礼馬。嗟嗟。命同相同。三十年前事事皆同。可謂相 〇杭郡趙貞齋與其弟同習舉業。兄拙弟飯星相家皆言 送して洞福自召 一鑑堂

慶亡父語月汝能强制淫邪。复司已將汝弟禄壽改註汝 改易。書日惠迪古。從逆凶。惟影響其即此兄弟之謂子。 致疾而亡。貞齊責第日。汝因一念之差。以致拆人夫婦。生 旣以邪正一而禍福頓殊。乃兄拙弟敏者。又以邪正一而禍 各下矣。明年果登第。享中壽。嗚呼幾生兄弟。命同相同者。 徐性善與楊宏相友善。赴試同寓出遇高僧相日。徐當 性命。如天譴何弟悔恨無及。快快成病未幾至。貞齋後 富室。有麗妾常窺之。貞齋以弟為鑒不敢及亂。一夕

填溝壑楊當秉樞要是夜楊偶見寓中處子美麗遂起那 心。徐苦口力止之。踰日。復遇此僧見徐大駭日數日之間 如何便有陰陽紋滿面君當易賤爲貴復相楊曰氣色頓

信哉。 數年後。孫次子國楨萬曆壬子中式場前有同邑庠生某 其友。友屬以勿泄。孫絕口不言。後友事敗。與婦同時授首。 矣與溝壑者。自必遭冥譴矣易日比之匪人。不利君子貞。 而 康節云親賢如就芝蘭避惡如畏蛇蝎叉古語云斯人無 殊。得中為幸。榜發一如僧言、嗟平五倫之內。終以朋友。邵 〇慈溪孫徵復。毋與人言。必日天道福善禍淫。孫毫不爽。 何顧忌而不為惡乎。那徑既開將秉樞要者。自必填溝壑 艮朋。安有青雲望使楊宏是日而遇匪人。有不賛成其惡 以為利者平。使徐立心不正。念我已分當貧餓而死尚 日孫見其友與一婦淫。婦并欲誘之。孫毅然叱退。并戒 に洞漏自召 三鑑堂

要神語日孫徵復弗淫人婦女。弗談人閨圖其子當貴次

年癸丑聯提。住至登萊巡撫。

武進陳伯玉各組殺天放辛酉。借一友鄉試。萬中有女

從樓上挑之。先生正色嚴拒。同寓生知之。潛登樓。先生從

後掣其太。至再不聽。至與通是夜先生夢神告日同寓其 今科解元也。今犯淫邪。司命其如彼何子陰德可嘉。當以

其竟點落悔恨旋死。嗚呼天難誌。命靡常。善則得不善則 易子。覺而告某。其弗信榜發陳果發解崇正甲戊成進士

失。有天下國家者且然而况於士庶人子。

隨嫁女名紫簫。年稍長於妻其母以是為嫌。欲遣之去。因 〇蘇州黄某。英年力學。頗有時望。妻某氏自幼爲養媳有

恨投繯後黄忽患心症。昏慣中。女附體。責以負約。以致殞 於月夜。訂盟於梧桐樹下。及成婚後不相容。嫁於厮養抱 悔無及矣其言皆出自病者口中。因聞於外此康熙乙卯 奪去。施能不一色。汝既違母命又損彼終身其冤難釋今 **鞫。遂攝其** 观而去。病者如在夢中。從郡廟至陰府。現當年 命。汝两次科場被貼。我污汝卷。今已鳴冤於冥府請往對 春間事也是秋施果發解成進士尤館選。 梧桐月下光景堂上人謂日黃某可惜一解元為施震銓 有一人侵用官錢。太多無償。府判王某素號發恐。拘其妻 女於官。無可為計。命小舟載令求食於西湖以錢納官不 〇浙省廣濟庫。歲差殷實戸若干名充役庫子。以司出納 · 大下禍福自召 三鑑堂

肖 章 整 遇 焉 鮮 于 伯 幾 先 生 作 湖 邊 曲 。 有 云 安 得 義 士 擲 千金免令桑濮歌行路後王之子孫有為娟者。天報之捷

數某縣村人。儒船在溪望見有人。飄水而下。急呼救人掌 如是登仕路者。可不慎數。 〇康熙二年。池州山水暴漲。平地水高丈能房舍衝倒無

將逼私之。女驚迫。仍跳入水中。隨流而下。兩手抱樹得不 船救之。乃一少年女手扶板箱一隻救之上船。見女色美 死遇父母救歸踰年。嫁女於别村合卺訖次早拜堂見其

舅即前逼已之人自思此我仇也我何顏為其媳因將前 事泣告於送嫁者人定後即自縊死母家相與構訟此事 始聞於人。醜名擂揚八亡家破。悔恨也遲若人妄想。乗危

向前更不回轉然此二關却有無邊魔院擁遏其間非真 皆是淫魔邪魅。而恍然大悟亦不復逃更須過得人鬼關 人
尚過得夢覺關頭便如憂魔物醒。如夢中之妖姬艷女。 提若影響問不容髮既無一定之門悉聽諸君自召而召 身。而禍福務於俄項行邪者轉福為禍守正者轉禍為福 頭便如已死廻腸超脫酆都思國復見光天化日而一意 必戒慎恐懼。故閉邪存誠為人鬼關醒心去逃為夢覺關 澤也由心、駢首就戮也亦由心危微之至。所以雖聖人亦 之者惟心。升而為天也因心。沉而為淵也亦因心。富貴福 脇淫須作自家見媳觀可也 〇以上十餘條或一人之身,而禍福介於呼吸或两人之 安之下禍福自召 三鑑堂

斯能斬關而出并可直上天堂然天堂魔界皆由一心造 即为金 正大英雄人鮮有不為所遇截者。惟奮勇無前。戮盡妖魔 耳。則斬盡妖魔。一刀兩段。亦曰心而已矣。 ラキスラ

卷之六終

開邪錄卷之七

悔罪遷善轉禍為福

憲副項君希憲原各德菜。夢登辛卯鄉科。以汚兩少婢。被

黄紙第八名為項姓。中一字模糊下為原字。旁一人日此 三科名神人削去遂誓戒邪淫力行善事。後夢至一所見

名。已未會試第一名疑夢中名次之爽追殿試爲一甲第

汝重登天榜各次也。因易名夢原王子中順天榜二十九

榜紙獨黃云。姚端恪云項公本中也。以汚少婢削之。已削 五名。方悟合鼎甲之數。恰是第八也盡鄉會榜紙皆白。殿

也。復以戒邪淫。行善事得之。謝上蔡曰天道禍淫不加悔

界之人。信哉。

武之后悔罪轉禍

三鑑堂

分え

子婦為夫所殺宜無惡於歐陽生然因淫致殺所謂我雖 之。乃務至某家、吳命偕之至。叩其故。云曾與鄰婦通。婦為 也其士來謁年甚少問之。乃與歐陽比隣因言其父夢思 數日。比發榜。以一語傷政府乃易之。所易即歐陽同邑士 夫所殺某幸免。嗣後歐陽洗心飭行。至甲午始登賢書壁 神以亞魁區入歐陽家。竈神迎出。一婦人白衣蓬首,力挽 〇吳江吳晉錫為楚今。順治王午分房。得歐陽生卷定點 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即婦不尋仇。而天豈宥之平。古

徐之叔亦諸生夢至一山頂犬文昌閣高閣歸然閣中三

〇嘉興石門諸生。徐鑛鍾朗同學相友善。順治辛卯元文。

非自王午至甲午。十餘年洗心的行叉安望復登科甲平。

字孺子。所謂嬰兒也至是語於鍾鏡深悔恨。即往文昌祠 業。惟日不足。究所謂惡業者鍾私一婢懷孕。而為其婦鞭 覺即告於鏡鏡悚休久之。是秋果中第十九名榜首余怕 請而一金甲神跪奏事帝君怒叱云通朗有惡業。應削其 首舉嬰兒易之帝君遂栗雲去聞仙音縹緲。砲聲一震而 籍,随奏云事非其罪。帝君舞容云且何其將來心行。榜 匍匐所懇帝君日汝前孽已重令復悠忽。何起妄念欲再 筆一勾。後唱至十九名徐鏞。徐竊喜更難已各得與唱里。 叩頭作疏。願力行善事。以益前您自此積德累行。兢兢業 神座。東西者綠袍。中座則為帝君冕旅鳞玉。手執銀管。憑 几點冊。旁一朱衣神傳唱第一各即唱鍾朗帝君色怒却 · 成之二悔罪轉禍 三 盤 堂

以开金

発 スイ

庭用之。點陟皆神明為主。帝君雖惡人為惡文未始不望 唐以文章取士。周漢以來。鄉舉里惡之法。人世不用而天 報矣。種於是秋領鄉薦婦遂遇祟而死。姚端恪公曰自隋 起薦謂上帝鑒君悔過已復禄籍我亦上訴於帝。宪將得 撻買命乃大作佛事。以資姆冥福。甲午七月。婢入夢致謝 人敗過人慎無怙非不悛。重負帝君一片婆心也。

查核禄籍。一吏檢册日。錢某二十歲該中鄉榜第二名。 〇四川諸生錢大經十七歲遊库。學博才高後屢困場屋。 反無大過因情於交昌帝君。夜夢一童子引至帝君前

震怒。已倒其籍壽亦不久矣。帝君因論曰子宅心謹厚。且

一歲大魁天下。官一品壽七十三緣造淫書三部。上帝

導淫錄入地獄。待此書滅絕時乃得出獄。乞為我傳語子 孫多方購求。焚棄此書無得脫生夫一書尚受罰如此而 見一人向之泣日。我生時為誤作某書行世。陰司以其書 奪幾何然不猶愈短折而入地獄乎。昔有人被攝至冥司。 况於三部平。交昌帝君天戒錄。諄諄垂涕而道而人尚真 止獲一明經沒世則以淫書之為害大也。區區明經去削 又生平完心謹厚。孝友無虧既復悔罪遷善惟日不足。而 明經終身。壽六十九嗟乎以大魁天下。位登一品之人。且 莫作。衆善奉行。凡遇淫書。即為焚毀。且尤逢人勸戒後以 孝友無虧。但以造作淫喜致男女敗名喪節。若非前生植 福卯多。已殞命墮人地獄矣錢驚寤即於神前立誓諸惡 於二海罪轉禍 三鑑堂

闌展卷詳閱念住麗而意消憶佩環而魂繞。平日天良一 血。裂肝還腐腸在識者固知為海市蜃樓子虛烏有。其如 壁相如。不妨長門賣賦。則何不取古今來忠孝節義之事。 戴髮更復列身士林。而忍驅迫齊民盡人禽獸乎。倘謂四 男童女。血氣未定。見此淫詞。必至鑿破混沌。地捨軀命。小 綫猶或畏鬼神。懼清議。至此則公然心雄膽凝矣。若夫**纫** 天下高明特達者少。隨俗波靡者多。或綠窓畫静。青燈夜 穢之詞。誤作小說。使觀者魂摇色奪。毁性易心。殺人不見 則滅身。大則滅家。嗚呼誰實使之然耶。况吾輩既已含齒 頑不靈子。張續孫云今世文章之禍。百怪俱與。往往倡淫

編為拜官野史未當不可賜才。未當不可射利。必欲為此

遠避山寺。寺傍女人奔之盆衆。田心知其非。而不能絕。有 尚不失為進士。御史。猛省悔改。後登第。官僅御史。 必盆重其罪。使之沈淪地獄。永無出期耶。 胸。假人耽酒毒及天下之人尚非與作書者至親密友。何 被著生厥罪通天。述作惟均譬如借人七首堪已子孫之 必相隨入獄。同受極刑且作書者又豈我之冤家仇人。而 而必盡殺乃止耶更或藏弄家中害及後裔流播人間毒 以禍天下而害人心豈舉一世聰明子女。盡是冤家仇人 〇有精紳田姓者。丰姿俊雅未第時里中女人多奔之。遂 神甚短小。初見於夢寐。繼則白日相隨謂之日,汝原有 福。因花柳多情。削去殆盡。上帝命我監視。若自今改過 除戶上悔罪轉禍

三鑑堂

弁スト

敬禮毫無敢犯婦臨别日我天使也帝命焼汝家。今見君 當緩來。竺將貨物盡移他所。俄而火發。燒其空屋。 〇蜀糜竺從洛陽乗車歸。送遇婦人求寄載竺許之。終日 乃正人端士。不可焼之。但天命不敢違君可速歸搬物。我

梅雨水漲難行暫寓肆中。晚見一婦。抱子投水。王疾呼漁 汝十月當有大難奈何王神其術。亟在蘇飲資而歸。并值 〇崙商王志仁。三十無子。其姑夫素精風鑑。一日謂仁日

舟與金在敬之問故。婦對曰夫傭工度日。首承償租。昨買

承者來。值夫他在送賣之。不料皆假銀。故情急望死耳。仁 測然倍價周之。婦歸遇夫於途。泣告其事。夫恐其言之誰 也與婦同至寓而訊至則仁已寢。夫命婦叩門。仁問何

宜 **覃。少此一番洗滌耳。故易日終有大敗。至於十年不克征。** 終。 墜深淵。力自振拔而復得登岸。已陌重圖舊勇戮力。而終 地 得廻軍。雖力竭神疲。已不至喪身失命。惜座仲錫劉尭舉 别。仁歸家姑夫駭異日。汝滿面陰隲紋現是必救幾人生 披衣啟戶。忽聞墻倒聲。回視卧榻已壓碎矣夫婦感嘆謝 〇以上諸公。俱以悔罪遷善而得轉禍爲福。即前所云天 命矣後福不可量也。後果連生十一子。壽九十六無疾而 日我投水婦特來致謝。王厲聲日汝少婦,吾孤客。旨夜豈 不絕人以自新之路。神明亦開人以遷善之門。譬如已 相見。明早偕汝夫來。夫始悚然日吾夫婦同在此。仁方 民之二 海罪轉禍

先フィ

各者存乎悔。悔即夫子所謂內自訟也。但又不得恚恨成 疾。馴致抑鬱而死。須留此身爲遷善改過之地。今浮薄心 之象。人須監起精神。從今爲始。逃魂網。一拳槌碎。陷人坑。 此迷復之所以凶也。見善則遷有過則改。此風雷之所以 悔罪之門而故犯淫邪之行無論有心故犯必不能悔罪 自棄。亦勿謂更無挽回。遂致飲恨没身也。然亦不得恃有 年。若已犯淫邪。亟宜痛自猛省分謂我已失德。終於自暴 益也。天下至迅疾者莫如風雷。故聖人以此為遷善改過 腳踢翻而暗室屋漏自然自艾漏自刻責故又日震无

遷盖即果能自克雷厲風行。鏤心刻情然光陰迅速。日月

如流。一番墮落復一番振刷受盡折磨歷盡艱辛。邀得上

帝回心。而已墓木成拱。更或英華消阻。志氣委靡。雖有悔 息如環無端是爲風魔二魔者。三關也。斬三魔過三關無 **爬將崩。如溜欲失是為水魔水火相京形魂互盪。如輪** 心。行熱神飛、烟騰焰熾是謂火魔。欲根萌動。任督潛開。如 功過格述餘干陳生事而言淫有三魔眼光落面妖態費 若忍之一字。則大司逐姚端恪公功過格拈案。言之詳矣 人勿犯於前。更是勝人追悔於後。尤願人於生時防死勿 他有慧劔一焉。日忍而已矣。堅忍而已矣。狠忍而已矣。能 須敵之以恐誠者何即前所云內無邪思外絕淫視是也 到死日水生尚未曾失足。急宜守之以誠。或猝遇妖孽更 罪之心。而無遷善之力。將終於墮落不克振拔。故我弟願 於二、傷罪轉禍

月开金 關奪刀。断指不解。敗軍奪路。中箭不廻陳生之連曰不可 不吃虎餐。渴不飲配酒。陳生之初日不可也忍之說也。兩 如母視長如姊。視少如妹。視幻如女姦人妻者。得絕嗣報 刮骨原生之大呼曰萬萬不可也很忍之說也。經云視老 不可也堅忍之說也蝮蛇松手。壯士衛脫毒失着臭英雄 忍乎哉。 姦人室女者。得子女淫佚報。嗟乎敢不忍乎哉。嗟乎敢不 たたブイ 卷之七終

避 洪範言六極。一日凶短折。一日疾。二日憂四日貧五日惡 外者。天誅冥譴神罰是也。人心無極。天道有常。邀福為緩 六日弱。禍至此而極故日六極。而天之禍淫。更有出六極 閉邪錄卷之八 洞為先覺被奉述。若振晨鐘於蕭寺、憫茲失路。願效物 總言

天誅

言於晉人。庶言無罪而聞足戒云爾。

本朝順治年。常州。王某科試江陰居停至連糧緊獄王婦 現在送考。力能保出。婦求之。王誘而徑焉。既而遁歸。婦愧 欲出其夫而無由。王知之。謂婦日某岳父陸。任華亭教諭

都言

一盤堂

月月金

恨自縊。及錄遺。又至江陰。始知此婦强死心怦怦不自得。

試畢歸家。道由三家市。與隣人某同行。亦目中。忽黑雲四

台雷電交作。同避於茅舍。電光閃爍、環繞左右。王怖甚謂

隣人日吾死矣。因自言其事。且伴屬主美女。勿貽身後羞

語未畢。談火發、迅雷震、王已跪地。身首焦灼。鄰人無恙。鳴 呼天誅已至。尚妄想功各。彼豈真謂天道無知乎。或謂上

天震怒而行誅。實緣此婦之死。非必皆宣淫之報然試思

追至赫赫震電無地可逃而伴屬其妻女。嗚呼我躬不閱 婦非被污。何故捐生。王因一念之差。豈知喪此婦之命乎。

追恤我後。哀哉。

〇蘇屬邑富人某。田連阡陌。有孀婦業其田。遇歲歉負租。

清。錢遂與婦通。後其夫覺之甚怒。畏其强不敢發錢與趙 錢慕之。以其夫貧貸錢餌之。令販布養家。夫幸甚。遠商臨 計。俟其在路。遣人詐爲盗殺之。以被盗聞官。夫之族人。知 中。奸佃斃於水濱此康熙丙戍七月事也世之懷奸以漁 窘之。婦無路求生。因而墮計。許歸富人有日矣。時值七月 有好個某者羨其色謂償租有餘也感計於富人。富人 而控縣聚數月不承。時大旱縣令嚴訊定罪。隨大雨如注 色者。可以鑒矣。 天忽無雨而雷大震富人與奸佃。同時震死。富人斃於門 拒之。既而色動。與奸佃金。令謀之。奸佃乃日夜迫婦。百計 〇常熟有錢外郎者。家居武斷里中有婦日,趙重陽色美 感じて割言 三盤堂

月开金

闔縣稱神發復訴上官又訴於朝。下南京三法司提問錢 路要津內援竟與趙氏。皆得幸免。方出獄門。少想忽疾雷

聲。兩人皆震死。一時関傳異事。

攻嫁江潮。得銀數金為德娶妻章氏合極後。德晨出暮歸 枕席各異民疑問之。德告以母已失矣。何顏相對。草脫籍 建昌府孀婦熊氏有子羅德年長家貧未娶熊無計乃

珥衣服。令德持以取母。德喜。奔告於母。天晚留宿不意潮

前妻之子江實。在床後聽聞。乗夜假托德名。扣門入內檢 德歸。章方知被騙失節號泣縊死。德具棺殮。异至郊外。忽 取諸物。且姦之。草不辨其詐。少時實起。精所有去。及天明

黑雲蔽天。雷電交作。德驚走避雨。俄雨至見江實被雷擊

焉。 章氏直立道傍。两眼微開見德問日余何以至此。德語其 語。不復牽牛。候新婚者於路。倫問之。知其當日不歸宿遂 珥還我父索五金。可救公公出獄矣。夜有盜牛賊竊聞其 死手捧簪珥衣物跪棺前背書好賊江實四字。棺木碎裂 而我娶婦不禁傷痛耳婦問如何可出夫答以但有九金 〇太平鄉兩家結姻後男貧而女於議退婚。女不可以死 傾兩錫錠。更深扣新婦門。偶為其夫。從外家歸。以錫錠授 事相與大慟扶歸仍為夫婦。江潮亦感泣携熊氏與同居 誓遂成婚。男三日不與婦一言。婦問之。夫云我父在獄 以贖罪。婦云是不難。臨嫁母與我四金。汝明日以我簪

其夫云我方從汝母家來。安得進城婦心知受污。然不敢 婦盡付之而去。次日。夫回扣門婦隔門問日汝未入城耶。 之。五更起云我愁早入城。可將昨五兩并前言四金與我 新婦。且云不必燃燭。亞就宿鷄鳴早入城贖我父也。遂姦 還汝。婦人厨治飯。良久不出先進內。則見已縊死驚泣治 婚者之門婚者正驚惶問。持燈視之則門外跪一人無額 棺號痛三日。棺未出。七月初四日。雷電大作。一雷劈開新 駭問之。婦具言賊**汚自盡。賊**方同諸惡少痛飲雷劈賊家 而面目可識。未幾又有雷劈開新婦棺婦起坐儼然生矣。 言。開門夫入。問父母云何。大日汝父母贈我五金。首餘仍

窓牖。提賊至我家門前。夫婦同視門外賊。僅存一皮囊児

郡縣。大守詳問其婦。即於獄中放其翁。旌其夫婦。觀者萬 心肝腸胃無一存者。一手托兩錫錠。一手托四金因報明 八。同飲惡少皆咋舌改行焉。

冥譴

轉質為牙。因含泪自言於衆日某生平無他過惡,是屢用 會乃不片時而房中嫗報兒氣絕矣醫者變喜為憂坐客 吾自今有子矣及産果然是日賀客填門。方共議湯餅識 六十而無子。一妄忽有娠醫者自形其脈斷以為男。喜日 漢上有一醫者。微人也。頗為知名。家業熊富妻妾數人。年

一 医心に 割言

打胎藥應得此報也夫人生中毒之醜惟恐人知一成胎

<u>而姦事顯然必不可揜。則稍有人心者。尚顧忌將來之敗</u>

四

三盤堂

月开金

露或防範一時之邪淫。至恃有下胎靈藥。可作男女護符

知既已淫人之身。而又刻人之腹。战人之命。淫以生發。殺 勢必耽戀恣情。以爲任吾竊玉偷香永無發覺之日。殊不

藥以殺人胎。循得絕嗣報。而淫與殺并。終身不知愧悔者。 又生涯互為流轉。冤冤相報終於何底子。觀此醫所自言。 是冥冥中有譴之者而使自定其罪狀以示衆也。嗚呼用

其遭冥龍尚可勝言哉

之。徧托尼姑奶子。洛通其意。李尉適以贓敗。實遂劾奏送 獄。期問鼠領外。死於路寶厚路尉母娶之。歡樂不捨。但常 張寶節度劍南。有華陽李尉妻親美擅各蜀中。實欲私

見李尉彷彿在旁。年餘李妻死。質亦得病。夢婦告日妄感

或輕出。必為所擒。質覺而誌之。一日暮時見堂下竹間有 馬曰這賊子。不以紅袖招時。汝肯來乎。良久口鼻出血。倒 色。明三通焉及歸竊携二女入舟。將渡海李追及。明三計 〇張明三父官瓊崖,與李指揮官合際比。李有二女。俱有 窮。極推二女斃於水。後十年。明三患腰疾。迎孫醫治之。小 驚覺汗流沾背。詩目以語明三。明三拊膺嘆日,華至矣吾 愈是夕孫夢捕魚於海中。二女裸體而至。執孫衣日妾瓊 公恩不敢不告。尉已訴於上帝。旦夕取公。深居未必得便 人也。來為張某治病。汝固奪吾功乎。因夷孫衣入海中。孫 紅袖招之。意謂尉妻。却忘前戒。疾勉而赴。乃尉也。歐且 となって 物言 二盤堂

月 月 年 一 月 六 八

其始乎。未逾月死。

〇崇正五年。十月間。太倉上舎某。富而無子。廣置姬传来

姬色藝俱絕。上舍寵之。後姬乗間與優者通掌貨借過歷 舍訪實具控當事。追捕甚急考廉路差役。約出境獲之。至 孝廉家。藏姬客室并金寶奄有之優者亦無如之何。上

暴卒矣。求正錯愕間孝廉忽發在。作思語曰若淫我又匿 嘉與果獲姬。而優者亦不期併獲方入舟而姬與優者皆

我財。又用計死我。我訴地府。請對簿。即暈作。稍甦語如前。 不數日。上舍坐書意見一人持白牌至。視之則已各居首。

孝廉次之。上舍猶意是官差也。正欲問時人忽不見驚顫 得疾。次日死。又次日。孝廉亦死。

俗言其故。本犯一働而死。旬日劉差寒熱交攻。自言某人 在東嶽處告我。即刻要審、伏席哀號。自又云該死。隨云以 為贖罪使用。劉持金回。同兄瓜分不為本犯交納。化妻又 姦之。妻以夫命仗他扶持。勉從之。賣女銀二十金。盡付之。 〇順治九年。江寧差役劉某與兄同至江北拘人。到官審 碎。血肉淋漓而死。 我價說流要將鉄鈎勾我舌頭須臾舌伸出數寸。一嚼粉 以爲銀已交官。大必放歸。數日無音。煩族人探問。向本犯 里。本犯問罪以禁須十餘金可贖罪。本犯向劉差云吾有 一女可賣順為一行劉過江與犯妻商量妻頗有色劉欲 神罰 味らて總言 鑑堂

月牙金

ススノ

順治年間山左趙君某。少年發解己都會試為於金陵池

上。除夕。延一妓同宿寓中壁上有關夫子盡像。而生不知

也。下第歸。夢帝君貽以詩日金陵池上風流夢。遲汝功各 二十年。後果十科始第鳴呼三十年功名富貴喪於一夕

之為雨為雲即使重見雲英亦已髮白齒落矣。然此夕幸 一青樓女耳。若良家婦。某必為神誅極。而隕命亡身矣誰

謂闇室可欺哉。

聲雅其婦日天尚未明。我戀卿。又返復就寢婦亦莫辨將 易去後。西隣入內行竊見房門尚開即進房偽作東隣語 〇吳江居民。一少年。東西比隣相盖東隣夜娶婦。朝出貿

暁别去。起視 一字婦立語始。慚愧縊死。母家控

官叉賄胥隸窘辱。以强其從婦惟日夜禱於玄壇日、我家 婦只隔一壁。遂往彼家。搜出賍物。置於法。 黄旗無疑矣就借他事過東隣着保長取丁口冊閱之的 藉染屢過其家。誘餌不從以數木夜擲其家。明日以盗報 吏赶逐奉兒奔走。遺小黄旗帶取還衙夫人日姦婦者是 訊。界無情實還衙與夫人言之。時逢大旱病雨夫人教詣 城隍廟、黙禱此事。祈神夢中開示。夢神告日明日路上祈 狀。指身姑殺婦。并執壻到官時嘉與祝公某為令。反覆鞠 有黄麒名。傳令某日。合境民丁。赴縣候點語訊麒居止。與 雨 嘉靖間宜與染坊。孀婦陳氏。有容色。一木客見而悅之。 小兒可問之。早起拜畢。過市中。遇羣兒執旗伐鼓。就命 灣高 一鑑堂

えてノ

出。隔越數人,與木客頭而去。 聞之猶馬痴婦不數日。木客與六七人。人山販木。虎從林 奉祀最久。獨不能佑我乎。夜夢神語曰已命黑虎矣。不客

宿别處。令其母另卧一小榻婦同女共卧一大床。夜牛夫 宿岸上。其家夫婦二人。夫見女姿留之。授計與妻。假言夫 潜回姦女。女力不能拒。强從之。羞不敢向母言。次早謝去。 〇順治三年。有母率女還願。進香玄帝。中途舟小遇一再借

之。婦戲其夫日昨女愛汝以此留記耳。夫喜不自勝。以汗 母云昨晚取擾之家。可以謝之。再回過其家。以汗巾酬 至廟禮拜畢。隨喜廻廊下。女見地遺一大紅汗巾。取以呈

巾緊腰間。須臾汗巾變一赤蛇纒圍其腰。扯之不脫絞痛

之人也。夫婦俱駭異傳佈遠邇自此朝禮者。倍加察惕。 供奉關帝聖像極虔誠。夜夢帝賜以方印。是年有科學。擬 之。則死者乃同舟之人。頸上有一索似縊死者。即是淫妻 載其棺歸。至家其妻先在。駭以爲鬼也婦迎謂曰。汝見我 未有此事。婦知失節竟自縊死。夫大慟買棺殯之。朝禮後 妻於艙底。自宿於上有人窺其妻美。夜牛下艙强淫之五 不上山。倩人催船先送我歸。今何謂我是思夫駭發棺視 〇崇正年間。宿松楊某。志其庠名。小名兼哥。於本宅樓上。 異常而死。 更復上艙不語而去。婦不知以為夫也。次早問之。夫答以 〇順治年間。夫婦同還願於九華山者。舟小。人衆。夫宿其 總言

月牙金

爲必中。後於樓上淫一良家婦人。場後夢回家。至小東門

不止索印。且索汝命。一月之後。父子俱亡。竟無後。此無哥 外。帝騎馬追之。向彼索印。楊云既授我矣。何用索為。帝云

之妻兄。閔子雲所言。並非虚也。

洪範五福。一日壽。一日富三日康寧。四日攸好德。五日

責住題名目後是也夫為善固非求福而為善自必家福 考終命。五者備而福以全而天之福善。更有出五福外者 中庸日必得。孟子目自求。世無欺人之聖賢而人偏欲舍

福而求 禍。非失其本心而然乎。

貴仕

南宋時陳淳祖。為買似道東閣之客。素守端方。諸和客及

內姬皆嫉之。賈姬有争龍者。客稿一龍姬鞋。俟陳出置陳 以此償之云。 此姬由齋後叩門。陳不答復令固誘之。大怒。欲申報平章。 榻下。賈適入見疑焉齋後有曲徑可通內室者。夜賈潛令 尋超拜都察院都御史為仁廟各臣。嗚呼公水心鐵面。能 知南安軍。功各大顯。 買疑方釋。遂就府堂勘問諸姬得實由是極重淳祖。即命 末。曾寓南京。都有嫠婦少而美夜踰垣來奔。交恪亟排戸。 却紅顏於暮夜。拒黃金於宦途真理學。亦真御史。宜天即 冒大雨而出。比明即遷他所。洪熙初。以薦舉為監察御史 〇明常熟吳文恪公名誠號思巷實先賢子游後裔。永樂 ないて将言

一先えん

敏入披悼見婦人。惶懼欲去。婦日、公無恐王使妾在此侍 寢耳。且門巴閉。欲何之。敏日吾生平不為此昧心事。亟排 北方。鎮將苦其清介。欲試之。夜召飲。幃美婦人於耳室中。 處士不生巫峽夢空勞雲雨下陽臺艷姬侍側。經旬不顧 〇寧海王敏。宇進德剛方多介操。正統中貢入太學。分教 之。古今豈獨一陳陶哉。 門出。葬拜御史。嗟夫蓮花為貌玉為腮。珍重尚書遣妾來 至令為詩以求去。如陳陶真由定生慧者矣然由王公觀 酣鎮將曰公醉矣。可就寢。乃內敏於耳室中。鑰門以去。

絕勾丁而誤及者。其人所脫貧無可餽夜具酒肉令妻佐

〇江陰大司馬徐晞。出身吏胥在本縣三考皆兵房有成

觞而已出避之。妻有麗色 暱就晞。晞惶懼欲去。婦奉祸固 免戍後晞以佐貳起家。擢為兵部即中宣德十年。遷兵部 走。徹夜具文務成明日謂其人日、汝何至此。卒白其誤得 留。告以夫意、晞大驚曰鬼神昭列。使徐晞為是耶。絕裾而 類吳門王伯穀。名稱登·少遊金陵。金陵各妓馬相蘭。才色 只有徐晞登二品。至今江陰大司馬坊巍然無恙。 右侍郎。巡撫甘肅歷官至尚書時人為之話日天下吏員。 蘭舜王作挽歌十二章。其三章曰不待心挑與目招。 可復願薦枕。王日吾豈以義始而以淫終乎。相對竟久。相 時。適為墨洞郎所冤王脫其院遂欲委身於王。王不 顯名

402

辜負可憐官。私堪罰作銀河鵲。歲歲相逢一傷橋。明情雖 重而義不及亂也嘉靖甲子。王北遊太學。閣試施中紫生 丹詩受知於相國袁元峰。引入為記室較書秘閣。自是各

定以元相里居。晚年变相引重。軒車造門實從閩咽兩家 震天下。士大夫皆願交下風。雄擅詞壇者三十餘年。申文

殊不相下盛名莫以加矣

黃奮怒舉利刃謂目。汝以妖艷。欲敗我名節。如不去。我且 絕美從梁間挑之不應路於壁運一足。敬紅鞋可三寸許

〇常熟黄卷字書城萃友端方。嘗讀書至夜分。有比隣女

斷汝足。投諸厠。女惶恐。嫰其足而退。婁東張天如重其品。 推為復社巨擘。事載邑乘死且不朽。然黄之嚴拒邪色。豈

古合志士仁人能困窮不悔。百折不回者皆由其立心正 為求名地哉益天不可欺心不可喪品不可壞邪不可犯

爲含毯狐狸亦可襲蟻亦可而獨不可有疾心之事。抱恨 大舉念光明生順死安即僵仆道途以天地為棺槨。日月

幽獨貧慚天日耳。

昌後

金厚贈而作合焉北歸夢神語曰汝本無嗣。今予汝一子。 私以息香貽公公正色拒之明日見主人。即為擇壻且揮 楊州高尚書銓之父。少年販貨京日。夜歸寓寓中有艾女。

然らて着言

尚書嗚呼禍莫條於絕嗣,福莫大於昌後而古今賢達俱

天賜名銓以大爾後。踰年果生子。因名銓長登進士。仕至

and a

三鑑堂

弁ブバ

貴顯大魁天下。位極人臣詩云燕及皇天克昌厥後高公 狀元涓鎮江斯文僖公其父皆以却少艾還美妹。而生子 以不染淫慾全人各節轉絕嗣而為昌後如馬相國京馬

亦其一也、

父爲州緣卒。扶柩至此不能歸母賣女以辨喪骨肉離而 出金使娶妾事畢。得一女艷麗驚人。至寓泣不已。問之。日 〇大宗伯時邦美之父。鄭州牙將也無子。押綱至成都妻

之惟恐後。一夕公寢。女至撫食日公寒子。公區掩食日子 家鄉遠是以悲耳。公即攜女。夜往見其母。助之金幹理歸 計。千里相從在途。女感其恩朝夕視寢綢繆備至一而公避

休矣。女日既承事君子。抱衾與稠是吾職也。公日汝官家

美舉進士第一。官至禮部尚書。 中鄉魁官翰林孔且立生高高生旅皆貢為學博游生大 妻有娠彌月。夢數人被衲總與一金紫人留堂中。且生那 酒而告以故支堅拒其姜而卒力洗其冤後生子立弱冠 其力以脫於死。婦不得已。泣而聽命。日暮邀支至家。親行 久意哀之。欲求其生,囚有婦少而美令以身事支盤益得 〇孝廉支立之父為刑房吏有少年無辜咱重辟、幽囚 里。欲送至故鄉。方辭汝去。故未及言耳。安日如不更二夫 女歸家豈無佳耦吾敢相污頗哀母子流落天涯。間關千 何。公曰吾敢以汝爲妾而夫我耶。枢至家。殯畢辭歸歸而

月牙金 淚痕盈頻

警向問故。知其名家女遊立返之不責其

道。女 孺人當厚直為公購一妾有殊色夜至家。公在就寝見其公 〇安坪張贈公民感。性方嚴。男於為義中歲無子。元配王 夫却了髮而生子貴顯者**些公**樹聲也。還美婦而生子。且 子果符其數長子嗣倫萬曆壬子舉人繼倫天放丁卯貢 抵舍。向使者再拜就日公長者願公生三男子。是後公生 甚早。女以三男子就公而天即如數與之假令公戀少艾 生緒倫。崇正辛未進士。湖廣道監察御史嗚呼天雖高聽 反生子。則種子千金方,其以不貪色為第一靈丹子。 而留與偕老求必果生子也。即生子。亦未必貴且顯也故 及身貴顯者馬戍狀元恭啟傳也因無子。故娶妾既還妾 ノオスノ

舊家女妾父府學秀才也語未畢。公大駭奮躍疾走趨至 知書而仁義其天性也。中年無子。買一妾。既至明艷無雙 冤耳。公次日。見郡守白其冤得釋送女還之除原價外復 今有舉於鄉者矣嗚呼羅孺既解鄉澤微聞乃以一念不 別室命夫人詰其故則父為怨家誣陷緊獄。自分必死。一 怪問之。女匿枕微睇日不敢言從容告公可也。固問日妾 厚贈以愈資促之立嫁士族後公復納二妾連舉數子。間 子尚切。故書被冤顛末。命女縫衣中。俟弟長而投之。使鳴 〇本朝順治年間,浙西總戎高公山右人。幼起行間。目不 忍魔然而起彼身為寄殺視公獨不愧死乎。 公喜甚。夜往就寢登床放衾撫其胸聞和服中有聲蔌蔌 三鑑堂

月牙金

〇慈溪馬公某。生平不犯二色與子弟言必以淫為首戒 日帶籍筒在汶溪課租遇大雨有少婦欲求合識舉鐵

手共擎其幹。花鈿掩映玉趾交錯馮以為是非有别之道 即以繳與之婦曰、我得徽而子淋雨若何仍持徽同行為

戒淫非妄吾已奏之上帝。賜汝子孫科第。後生子少年聯 **函引避日吾有籍筒可戴。汝自去此至家。敝巳置堂中几** 上。方知前婦乃神也是夜夢神告日汝見色不逃。知平日

提官至御史至今科第弗絕處乎平日以淫為首戒。神即 以色試之。使一念偶動。平日之戒謂何令之刻戒淫說者

〇汪天與年三十無子。客濟等遇相士日君貌類羅漢之

其必先自戒始

勢家索負比追妻女康餒其妻在告錢翁借貨翁不収矣。 室喻亦悅從翁知之請女父母告之日吾聞乗人之難不 如數與之。喻得出禁事妻女踵謝翁婦見其女。即聘爲側 舉孝廉孫曾繞膝。年九十有二。 陰功。當生貴子。且高壽汪亦恬言不答後果生三子。纫子 濟空前相者見而訝日君非吾向言羅漢相者耶是必有 〇成化問毘陵錢姓好善年四十無子。同鄉喻老家貧被 嗣壽亦不永。公聞之不怪過清江浦夜宿有婦人扣門汪 不納其婦日君毎往妓家。何獨拒我汪日彼則可此則不 仁。君之弱息正宜擇配。吾掠之為媵不仁矣吾寧無子。决 可婦慚而去。又拾遺金還人與弟分產自取瘠薄後復至 占 三鑑堂

目开全 不敢犯即送其女歸并隨身簪服俱與之喻夫婦泣拜而

退一久翁妻夢神人語之日汝夫陰陽格天當降生貴子。 〇馮京之父。壯歲無子。妻付銀數錠謂曰君未有子。可為 已而果有娠次年生一子。各天賜長中進士。官至都御史

置妾至京師。牙婆引一女。立契交銀後公問女之從來。女 第泣不言。 固問之。 安日父為官。 綱運欠折。 鬻妾賠償馬父

居數月。妻有城里人皆夢皷吹喧闖迎狀元至馮家是夕 去。馮歸妻問妾安在馮實告妻日君用心如此。何思無子。 側然不忍犯之。即與牙邊送女還父不索原銀。女拜泣而

生京。鄉會殿試皆第一。 〇涇縣趙姓。巨族也先世有縣官。富於財遠歸尚距家上

故無子。若內不能容。而徒苦人女。福將愈薄。惟爲立嗣計 著之家訓戒子孫焉。 趙心疑問之媳吐露姑言。趙大悟。托故遣之。呼价持炬。乗 耳,時適郡中有一神。性好色見弊女少艾遣媒說合。女母 馬馳歸夫人即於是夜。受孕生男。仕至吏部。蘇官以此事 受孕不愁我家不發達媳如言而往趙復挑之。欣然相就 就他。度個好種。復使媳送茶里語之日速去速去若有福 訝之。媳實告。姑頓足曰獃了頭他是有風水人家。汝何不 數里。會幕過其庄宿焉索水净手。庄家之媳送至趙見其 〇閩中郡守陳某。五旬無子,夫人甚姬或勸納龍日福溥 少而美心動遂挑戲之其媳力拒而奔始見媳面紅氣喘 安らて鵜言 主 二鑑堂

月月金

| オスノ

以紳年高不允神强擲聘而訟於府。守訪得其實容邀新

進士某至。謂日賢契少年高才未娶。有某女。亦是官後品

貌端莊。為勢所逼不佞即公斷若不為士人室訟恐未息

堂上燈火送歸母女感泣合郡稱頌是夕。其夫人夢神抱 特為作伐以十金代聘四金將賀今夕甚吉即送成婚撤

人驚悟直告郡守。始置側室妻妾雍和、歡如姊妹。至冬兩 一孩至云上帝以汝夫不殉時望。曲諧佳偶特賜兩子。夫

子並生。守以阜異峻擢。

繁冤獄趙力出之指揮感極無報願以女奉箕帚趙搖手 日此名家女。使不得强之又搖手日使不得。然不從。後其 〇萬曆戊戍時。狀元趙秉忠之父某。作邑樣有襲蔭指揮

第歸語其父父太息曰此二十年前事吾未嘗告人。何神 子公車。途中有拊輿者日使不得的中狀元如是者再及 明之又告爾也。

喪狀公怪問之日妾父某官不幸亡去家甚遠無力歸去 馮涓父中年無子。買一妾極姝麗每理髮必引避如沮

故賣妾。今服未除。約髮者。實素帛不欲公見耳。公側然即

長涓涓。明年果生一子。因以涓名及長魁太學。鄉薦廷試 日訪其母還之。且厚資助是夕夢一羽衣日天賜爾子。慶

徐在質之。王日君相之嗣。奈何。徐登第後為西安郡守。途 〇赤與徐昂。卯治丙辰赴春聞京中有王相士素多奇中

共

三鑑堂

姬頭妍麗徐問其姓氏姬曰父各某。作某官。喪於某

年。歲饑為强暴掠賣於此然即焚券帶之任且個資擇善 士嫁之。状滿入京王駭然日君相異矣。子星滿容。非有陰

德所致耶。未幾徐庶妾一再歲果育五子。 〇鎮江斬翁年踰五十無子。訓蒙於金壇鄰女有姿色夫

因已在。遂出而局其戸翁見戸閉遂踰窓而出告夫人日 此女類良與君作義可延斯門之嗣翁面亦首低夫人謂 人灣蚁梳買回作妾翁歸家夫人置酒告翁吾老不生育

抱之常願其嫁而得所吾老而多病不可以辱之。遂反其 汝用意良厚不特我感我祖宗亦感但此女初時。吾常提

女,躺年夫人自受姓。生子貴,十七歲發解,聯捷登第。後為

賢宰相。

辭歸或以詩讚之日一點貞心堅匪石。春風桃李莫相猜。 然不顧。日時履於庭女作書納其中。下得之。即託他事 〇姚三非。本姓七。博學能文館於懷姓有友常窺之十片

〇以上各條禍福判若天淵然無不自己求之。人誠鑒此 上不受工答書的辨無此事其子聽自孫錫皆登進士。

苗裔。自不至斃於雷斧絕其似續。并坎坷終身也 見真厕厕。則不必極人間之功名官員而身享其樂。爰及

而與持此心。雖不規不開常如雷轟電繞暗室屋漏。嚴若

善銷有惡

明初。間人尹樂田善刀筆殺人多矣。一文夢神語目汝惡

孽已盈於其年某月某日當死於兵。尹亦未信翰時。有路 姓妻某氏。美而艷為富豪安姓所謀路求尹作狀。將訟於 婦人言其情。尹曰、天順矣,所居離此幾何。婦日、約數里。尹 有司約日暮來取。至晚路無錢可將令其妻代取。謂曰如 色日我孤容。汝少婦。昏夜安敢相留。具飯與食命與鄰母 月不及回奈何婦日夫有言如月暮。即借君禹一行,尹正 器械格圖學盗兵刃交集將就戮。忽在風大作。盜蓋覆影。 日暮。在彼家借宿可也送婦至尹寓而逸去。尹獨處 耳。狀已就可持去復付數金偶為訟費婦致謝而去。沒後 同宿。比明。尹謂婦目尊夫遣嫂至此。亦無惡意為貧所窘 在外那門大買之舟。日暮在途為盜所截。尹侍齊力。獨特 分え

上帝以汝全人名節。賜汝壽者。嗚呼刀下遊魂而得考終 而尹得無恙。計其時即神所示之年月日也復夢神語日

牖下。彼著者天。何嘗絲毫負人哉。

一惡損萬善

奔女。奉帝命草去泼家世德次於徐。行當及汝是科朱果 明時。金陵朱之蕃。曾試時。夢神語日今年狀元已定鎮江 徐某。綠其家世積陰德。上天垂佑。以彰善報。今因彼私一

乃一旦斷送於一淫女之手。遂至天心轉移。犬魁天下。拱

狀元。而徐退點。差乎祖宗積德累功源遠流長者此其久

手讓人。以此知天下多美婦人。大抵皆不祥人也。犯之而 **褫功名。削祿壽。何不祥如是。又况踰險蹈危。行邪何其難。**

二鑑堂

名之ノ

安在。聲聲玉樹。終傷南國之魂步步金蓮。長下東昏之淚 其難及稲銷孽積而從前歡樂至此皆空昔日風流而今 麾出戸。拒邪何其易諸君乃甘犯不祥不爲其易而爲

靜言思之。可勝悼恨乎。

一善解天災

康熙乙巳歲。杭州大火。延焼數十家。衆見火中一金甲神。 此宅子然獨存。乃北新關吏顧某家也時顧奉公差。往江 持紅旗左右招展。圍繞一宅。火至輙回。及火止。瓦礫中惟 往江南也。橋金販貨。丹泊蘇州河岸。暮夜見一少婦。哭泣 南未歸室內但婦孺數人而已衆咸訴。莫測其故。方顧之

投水。急止一而問之。日某夫因欠折銀五十兩緊獄嚴比命

之榮。身為樣吏。不欲墮行於冥冥被其之子。日調孔孟及 對。然屈指計之。與火作時適合。差大領佐拒酬思之艷女 者踵至,詢其何德而能回天。顧惘然。固問之。因舉此事以 家也其婦見之告其夫邀歸置酒飲之。夫謂婦曰活命之 無端而欲淫人妻女。其謂之何哉。 恩貧無以報。汝其伴宿以酬之。因留顧宿。夜华命妻就顧 在旦夕。不忍見夫死。因先自盡耳。顧側然即解囊中數十 **寢具述夫意顧毅然唆拒。拔衣起逃歸舟中及回家。慰問** 金付之。婦拜謝去歸舟又經其地。偶入酒肆。對門即前婦 而孝宗有工部之權支公却報德之麗婦。而子孫享翰苑 善及三世

半

官儀州有一善行。曾知之乎。命吏取簿示之。乃醫人聶從 罪及甦以語從志從志歎日此事即妻子未嘗與言不謂 巴動帝聽已書陰籍後聶果享遐齡子孫三世登第。 而去。奉上帝朝從志延壽二紀子孫三世科第。婦送獄治 志於某月某日。華亭某氏行醫其家少婦淫奔。從志力拒 嘉施年間黃端國為儀州倅。一夕被攝至冥司王者日,鄉

入容室。耳語澄夫久病家產日落。無以相報。願以身酬澄 大驚正色日為醫治病職也。生平素志歌言酬謝。既承委 任。自當盡力。苟以此相污。不惟嫂失大節。吾亦永為小人

縱免人責。天體其可逃平。其妻慚感而退澄一夕夢神引

0何澄以醫著名。有孫某久病召澄屢矣。一日其妻引澄

府。寄迹麾下。時軍中停孕婦數人。諸軍乗暇欲剖腹為戲 樓。為德大矣。尤善者。在不為冶容亂耳。若淫而縱之。於丧 題。瞬顯位。狀元宰相。貴甲一省至今科第不絕。大公之焚 軍還給日、諸婦不戒於火。俱燉矣。嗣後公生三子。皆极大 適奉帥令他任。因悉閉一樓。命公守之。公夜飲樓中。諸婦 賜錢。俱如夢中之數門 奉上帝朝。賜汝一官。錢五萬。未幾東宮得疾。澄愈之。賜官 欲求生。共推一最麗者就公。公不可。悉縱之去。隨焚其樓 至一公署。主者曰汝行醫有功。且不於艱難中亂人婦女 明末時。江南有某公者。落拓不羈值大兵南下。公投身幕 一善生三傑 なこし、割言 二鑑堂

月牙金

ノ代スノ

厥德矣。

陰惡敗陰德

康熙某科有某生應試南京。寓有艷婦係名家女。王適遠

而僮已窺於戸外。因念我若苟合。此婦各節盡喪矣然終

出。某述於色時窺其私。婦覺而就之。某不敢犯疾趨出己。

以私窺故。致淪落坎坷。備嘗憂患。戊子科。夢中第四名緣

此惡。已陰德動天矣孽報若盡。行俟汝自新耳。遂被黜。 此削去。某以拒婦自解。神怒日既知拒之。何故窺之。若無

一念喪終身

貴溪某生。少年有文才。屢試輙困乞張真人伏章。查勘天 榜,胂批曰、此人分當科甲。以盜嬸削奪起語生生曰無之,

堪告語之隱方逃罪之不暇而敢以未成名爲恨乎。良心 命不猶設得通幽洞冥之慧眼。一燭其故。則其中必多不 旁生怨尤。不知自及甚或自戕其生。發狂殞命。其平日臨 爲名教之功臣。知自别於禽獸乃悖天犯祖竟思爲狗彘 未盡益少時見其好殊色稍轉一念故也差乎戴天履地 遂申牒自訴神復批。雖無其事。曾有其心。科名雖削孽報 之行。即此念頃刻灰滅。孰知已罪通於天耶。夫古今來,才 具五官。秉五常。山庭聳秀。淵角呈祥。自當扶天經植地維 人獲落。如秋蝶倦飛寒、螢失照或飲恨窮年。老死牖下。或 風痛哭。仰天椎心。歎辨上之空籠。惜雲英之不嫁。以為實 実写し郷言 三鑑堂

邪念須痛絶

宋時趙清獻公抃。帥蜀時。因公識有艷妓簪杏花丰神姿

態絕世無雙。公偶戲日髻上杏花真有幸。效即應聲日枝

頭梅子豈無媒。公愛其才色。至晚使老草召之。久之不至。

幕後出。日某實未往。某事相公久。相公邪徑絲毫不染。知 公忽厲聲自呼日趙抃不得無禮亟令谷老草回華乃自

今日之事。不過一時。此念便息耳光以清獻之誠正,毋夜

惟恐失墜可知也然所動念者一妓耳公猶立自刻責而

必焚香告天而猶有一時意念之差。他人當戰戰兢兢而

况於良家婦子。

〇以上數條。或以正而銷惡孽。回天災。或以邪而敗先德。

徽助書。辛酉羅歸。即入泮。踰八年戊辰正月。羅夜夢羽客 色美一條下。備載古令報應以誠世人。時塾師南昌羅憲 應篇增話。因念女色損德尤甚受人誤犯者多。故於見他 見字畫端楷如常。疑有神助已未會試下第歸發願將感 入闡病甚。昏慣中。下筆如墮雲霧及登鄉薦起督學親供 勤勞。阻於窮困。孟子曰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 於樂。生於安閒生於富足慾念之阻阻於憂阻於懼。阻於 失題名。甚矣慾念之不可不謹也夫慾念之生。生於喜生 明如鼻縣。官起宗。爲諸生時讀書暇、報莊誦感應篇戊午 勒人過淫果報 などう着言

三人。一老翁黄衣中立。二少年披紫衣。左右侍老者出一 解後偶閱一類書見榜花話。唐大中以來。禮部放榜。姓氏 果第八月公歸。子以羅書呈。其言驗矣。但榜花二字不可 遊眼相。榜花一到满城紅。詠畢。老者笑而去。羅醒作書詳 即應聲日貪將折桂廣寒宮那信三千色是空看破世間 美二句文也。讀畢。老者日該中。旋顧右立者日試詠一詩 册。左顧日爾讀來。左立者朗誦羅拱聽乃起宗註見他色 稀僻者。號榜花。乃知旨姓應之。些乎大羅天上。雲君月姊 述 夢中事。并夢中詩。寄其子。書以二月九日至及榜發。公 固屬空虚即人間美艷。如明霞散彩。亦屬空花。至妖媚如

九尾狐。王面狸。皆脂粉骷髏空中在酸人自看不破耳。看

汝當聯提。宜益修德以答天眷。生驚喜果聯提。 戒口業交遇淫止邪。訓誠後進陰功不淺請以汝各補之 少年進士也。因恃才挾貴上帝罰女今生永困傷屋前日 賞爲想學憲得與棘闡放榜前一夕夢其父語曰汝前身 應試者强邀入省偶出遊犯布政鐵因命題作文大受知 色相阻因作戒口業交萬曆王子科。年邁無科舉。門人多 偶有一士。應今科聯提為簽室女除名交昌帝君奏汝作 得破見得空將形筆生花現錦縛於毫端蕊榜題名覧紅 雲於十里是廣寒之色空而杏園之色實也。 〇嘉興府庠生某。性喜隱惡揚善遇人談及閨門事。即正 〇太倉錢青柯編纂格天集。卷目凡六。一日雲路先聲專 以らて独言

ええず

聞人傑叙聞中節烈事。四日福善禍淫生殺現報其五六 集過淫種德因果。一日崇階承世載古今忠孝事。三日芳

榜前夢有人持紅紙大書雲路先聲提報六字。榜發先生 生編是書適成。方刊首卷。秋試時令其孫先傳播金處放 老則感應篇陰階文集註也受詞璀璨前刷精工工午先

之孫元靜果提南閩雲路先聲者。即先生首卷書目戒淫

交也。

〇以上三條苗公供以勸人遏淫而身膺多福不知勸人

必先自勸。冒公証感應篇冒公固先自澳水淵錢翁著格

他人之登天不惜已身之人地。望人以功名富貴而忍使 天集錢翁已先自失幽獨。荷不先自治而諄諄苦口。私與

之以致赤族此王謂巫臣其自為謀則過矣其為我无君 戒淫說者又不得以人**厥言巫臣**諫楚莊出夏姬而自娶 港 則忠、彼實忠我。我忍棄之子。 幾同治而譏裸程平。更或身化淫邪不思極力改革。徒務 杯水。教一車薪之火也然作戒淫說者當立法自治而讀 **以身之貧窮天礼。墨子之頂題雖捐受徒之意念如故不** 明天放年間。長州库生某鄉試前豐神報中式後又遊客順 刊播格言以與消除惡孽而言與行達解與意反是以 馬姓頭場貼出一卷上有殊書好談閨園四字·踰一口。 言上帝怒汝誇人閨閫已削去矣榜發果被點等正奏直 談人閨閫花報 三鑑堂

シえファ

物已過卷後潔淨如拭又 本朝順治辛明。大史蔣虎臣 王試浙闡見一卷欣賞界月。定為一一多不至傳詢外

策。 郑老 面有好談閨閥四字被貼揭晓後詢本生云見一

郊人入院居里院去加四年社委回参門開康風巴西

士領卷歸號有鬼大書此四字於卷百其人歸途病死已 卯升。一生文已就。一女至命寫此四字。生不肯及勝完七

閱之仍是自己結何。壬午科頭場貼出洪字七號卷於塗 義視結語已易此四字矣以睡磨洗之而悉已破既破細

話下另寫談人閨閫一十三事時宋無軍監臨。忧惚見一 女子蓬首而懸後一冠帶人隨之。聞言曰在洪字七號沒

述出即此號也應士人戶語。可不慎我人家閨間。可輕談

哉犬床第之言不踰國伯有賦寫<u>奔而</u>趙孟知其,將戮談 其所由皆淫心使然葢人心形則一言一動無在不入於 者即使於彼無損亦於汝何益而况所係若是之大乎。原 高青邓官詞一首遂致殺身不過曰小犬隔花空吠影夜 那於是捕風捉影唱一和百豈知天怒人怨禍不旋踵耶 當成進士。三十餘位中丞四十五晋大司宏。兼理司農司 中。文昌帝君以爲傷天地之和。犯鬼神之思莫此爲甚其 深宮禁有誰來而已太原諸生郁從周。生界異才。二十六 罪與役生淫邪等夫從周以諧謔譏彈。至上干天怒。而况 其十七歲為諸生後以口業削盡上帝震怒命註陰惡籍 泛諸事五十四以少保致仕富貴壽考。省中莫與為匹緣 主 三鑑堂

分人

談 八周間生無從周之論,日甚從周之惡其受譴皆何 如

A CONTRACTOR OF THE PARTY OF TH

得名。以吾視之獨魏也或問其說可奴卿妻妹、觉得為人 〇李叔卿素廉謹同僚孫容嫉之。妄言於衆日叔卿空自

悒而死。妹開之。亦驚恨縊死不數見。雷雨暴作。將容擊死 因是喧傳遠近叔卿欲辯不便出口。不欲明。慎志難忍靜

暴屍叔卿之門及差雷復發其塚。越人閨閫之報。加重可

不知警戒手。

洗冤辨誣

夫千古奇冤。如陳平盜嫂崔氏會直既於徵史中明辨其 誣矣若琵琶剪髮,荆釵投江感婦女之節孝者莫不謂伯

害忠良萬死何辭至謂王氏迎降。元术挾之上馬而去。則 寧有以計離人夫婦而為禽獸之所不為乎。秦檜夫婦。陌 與伯哈無涉至若孫汝權宋之各進士也錢玉蓮則孫汝 李陵劔斬元术豈不知此乎。唐李西平忠誠員日熟名益 太甚矣。元术益代英雄。豈屑漁色、別百萬軍中挾一婦女 權之妻也汝權與王十朋相友善王十朋之刻奸相史爾 遠十大罪也相傳草疏出汝權之手。故彌遠之門客作荆 階之薄停,而怒汝權之好那不 郑琵琶為元人王四而作 何以肅軍政而作士氣光婦人在軍中。兵家之大息也故 欽傳奇。聽 該 液權以 洩權 奸之念。百世後演劇者見之。雖 二尺童子。咸切齒怒目。而不知其為冤也。天下多美婦 二鑑堂

クタベノ

成都與延賞争妓開緊恐未可信也冒嵩少謂韓文公勸 之唐史俱無此說。必不然矣嚴鄭公以琵琶弦縊女子事 身。此雖至愚者不為昌黎一代大儒肯以此亡其驅耶。考 世其沮張延賞入相幾至覆宗實出忠心。而史謂西平在 人莫置侍姬莫餌金丹晚年要絳桃柳枝服金石。卒頃其

多類此。耶述之以說來者。

卷之八祭

閉邪錄卷之九

指南

劫時聖非自聖凡自凡。流浪至今方覺悟願從七曲慈尊 文昌大洞仙經懺悔文云我生同得乾坤體。一似文昌始 教。惟忠惟孝惟慈心。不以口業傲神人。不以身業累父母。

金科玉律也。

不以意業欺天地不以心業禍子孫。至哉言乎。直儒者之

不以口業傲神人

此口業兼筆舌二者天下惟口業最大。一言而傷天地之 語而釀國家之酮葵哀侯之譽息媽也。害及兩國費

無極之稱秦女也毒流再世。艾豭歌而蒯瞶因而弑母。犬 指南

先スナ

德之格言。即供戲謔。旁誦者莫不敢齒當局者咸以腐心。 不機而范曄憤而稱戈延至後世論水奇說語必翻新 勸之文百種之中。規箴咸著四聲所被。觀感殊多章意濫 圖。更或斷取六經四子之章句間佐恢諧或改寫先儒古 則天為聖后。美卓氏為良緣敢四海之邪心。基萬世之淫 生結碎首之冤死墮拔舌之微若夫傳奇為風化所關陽 明至言不易。揆諸當日優孟衣冠之意。亦備後世激揚慈 筋。至於今日。盡譜淫詞。争翻艷曲。花間月下。 佛畔樓邊。片 紙單線。便縮同心之結。游尼野嫗。羣牽月老之絲。明心拜 月指天地為盟主葬花入夢。誣鬼神為牽頭榜唱銅龍無

不偷香之才子。屏開金雀。鮮未識面之佳人。似天道之福

問緊鈴人。自可立轉善因廣植福基而言為心聲。尤須以 毫端舌剱纔回。巴可吐蓮花於腭上。及江管之未秃幸儀 今世及未來際永斷諸業是以筆鋒一轉便堪翻貝葉於 妄言綺語。自云是巧。不知是業。今拾此業。作實藏偈。願五日 美之日口才。添薪助焰者。方且目之日奇交。夫熟知舌頭 陽之烷蓋此等造業最深流毒最廣而認賊作子者。方且 淫。台羣聲而吹影。標淫邪之赤幟。滌器無慚。毒俊少以烏 頭親鄰自喜宣淫放誕長此安窮漸盈惠子之車。應付咸 可勝言者哉東坡居士言。我今惟有無始以來。結習口業 古之尚存。無假錢財不需勢力。捕賊即用作賊者解鈴還 一寸。筆下數行。招身家之重殃。受鬼神之陰罰其禍有不 一盤堂

4人 スナ

正心爲要也。

不以身業累父母

夫父母之德昊天罔極。我無今德以報父母。反以身業貽

界父母使之生既含羞陽世。死復受譴冥司。夫積業於身。 母。父母何負於沒而以孽報相酬耶。夫孽報莫重淫邪。故 則天刑人禍鬼誅冥謫。吾自一身受之可耳。奈何貽累父

必當隨人嚴戒。族不至偶一失足也

處女

乗其無知而損彼終身。後來婚嫁便非完體。或于歸見棄 凡一女之身。兩家門戶所係。示字之日。畢生名節攸基荷 而父母之面目何施。倘流言四間。而夫家之醜聲莫揜。殺

望。但 死時無病 足矣。後官至觀察。年九十七。無疾而終。諸 子背顯官。 其父母還之。皆泣謝日願太尉早建旄節。公日旄節非敢 白有玷。此等身業。固死入無間,水不超昇者也。 損奇遇曾經知識不覺當下赧顏便令貞守一生。已是清 辱及兩家。女慚而去後丁之子孫。供得高第。 女夜至丁峻拒之且戒之日女子以守身為重。此身一 使臨婚混過隱微常覺羞慚即能教子成名。大節終歸虧 〇明長洲諸生丁方池。方正不苟。讀書葑門外郭巷有艷 公方醉謂女子日,汝猶吾女。安可相犯。封鎖一室。及且。訪)程彦賓進攻逐寧城下之日。左右以三處女獻。皆艷姿

カスブ

生强一族之。自是絕不再來。人之事覺发子父。故儒家子。恥 厚謝之。頻頻在來。一日生藏楊後名鄰女至妻佯出治庖 〇官裔除生。年少有才名。親鄰女美。誘其妻招之刺繍而

喉。 医昏情漏之不去後生為亂兵所殺。 與官訟逐逼女自盡生後每入試即見女披血衣。來扼其

孀婦

妾面上。未有不望其旌心斷髮生死無二。所以守節之婦。 凡人當少壯天折時雖有無數丁寧緊戀大約莫重於妻 上帝必昌大其子孫。朝廷必表揚其貞節。益子女無依。賴

花水心百結獨持門戸。眼勉藍鹽尚須保護其提奚忍玷 其撫立。翁姑猶在。藉以承歡。妻風苦雨。血淚千行。秋月春

悦之。私観以金。公辭金徙舍以絕之。此直不以身業累女 抱慚殞命。是敗名喪節之中。更有傷生害命之際禍深孽 恨。况中毒醌聲難掩定然設法墮胎親黨借釁相攻必致 汚其節。倘因俯就,**苟且順從婦既没齒**蒙羞。夫亦九泉含 重可不思乎。 相依。費日吾不敢犯非禮當訪汝父來接。過訪得其父語 困苦云是京師某里。販網人女。嫁後夫死。貧無可歸願得 母者也其孝可知矣。 〇明常熟儲國本。性至孝。少時鄰有艾婦而少寡者。窺公 以女狀文涕泣謝日,非要神告我。汝女將失身於人。非遇 〇費福蜀人也。會試至長安旅舍。日晡時。一婦人至前訴 だられて指南

一九スプ

費秀才。幾不免矣。今果然。即取女回。是年費登利。官至巴

東太守。

尼姑

僧尼道姑草。彼已出世永斷情根當念仙佛是何等戒律。

逆天敗禮而天君護法。赫赫明明此心自打得過子。且其 凡屬女子。俱無可犯。何况空門弱質縱菩薩低眉暫由汝 既皈三戒洗脫鉛華。燕私則亦足髠頭莊嚴則方舄圓顱

敢行汚穢。人而無禮但求其雌。降魔杵下。碎作微塵無間 任彼天姿國色。已非雲屬花顏試問何處可以動情而乃

獄中,亦投烈焰。

〇晋江許兆馨。戊午舉人。在福寧州。謂本房師。偶過尼庵

悅一少尼以勢脅之。强汚焉次日忽自嚙舌兩斷而死。 〇吳下宦裔某者。少時見一美尼悅之。戲以手摩其頤後

夢見天榜。巴中式。因此削去。終身貧窮坎坷焉。

僕婢乳婦

常近也又人家催得乳婦。彼捨其骨肉而忍使饑寒就死 抛其夫三而甘心兩地凄凉不過為貧苦不能自全之故 我既不以正道待人。安望彼以良心事我我既自壞家規 彼亦可上干名分。甚有殺盜横生變起肘腋者天之報施 **比義女義婦。其分原同父子。乃既役其身。復淫其色試思**

於無奈此情可憫何忍侮之。

耳。想其翁姑與夫忍恥悽惶。一心惟恐其失節。而又實苦

一鑑堂

〇雲間錢壁字伯全。蓄一婢甚麗,其數公私之。公不可

即具貨嫁之未幾成進士

當月晦至四皷。妻忽叶醒云夢見竈神。星冠皂服栗馬奔 〇淮郡一士。偶被酒醉。戲家中一婢婢知恥力拒得免時

驚醒。士人聞之。毛髮悚然不敢言。但云是竈神無疑矣後 將此婢配人。方向婦言。日汝夢見一神。向汝指者因我彼 行。隨從帶文簿向我指畫而去不知何說,神威赫赫不覺

今言明可表此婦之操而悔我之過也言訖婦亦悚然。 心已動。故爲司命所錄耳。前不言者。恐汝生疑。難爲此婢。 時。曾戲此婢。因拒而兔不意夜間即有夢警事雖未行此

〇花畧幸一婢妻姬虐。截其耳鼻後生一女。亦無耳鼻及

長問此婢。只說其由。女悲泣恨其母。母愧悔無及。范晷食 奏嫁之。文節此事。不但見少婢而不動心。抑且透徹人情 笄嫁與少年。前程未可量也守一老翁何盆於事。即日而 淫不能制妻毒害其婢生女如是正所謂一業襲報也。 婢日此久在左右。若逐出之。無所歸矣。如二少者。今皆未 陋甚因命夫人别置少者。夫人如論。文節一見乃指二老 凡聞人閨閥事當守口如瓶.遇人美艷色當防意如城。此 〇張文節在政府。夫人因聖節。入朝莊獻太后。后見二婢 即萍水相逢。亦斷不可纖毫荷且。児顯係親成而或起邪 凡女 寒吃 指南 三鑑堂

ラカスナ

心。此尤狗魏之所不食。天庭之所必誅不忍垂諸訓條者。

於禽獸又何難焉。

〇常熟陳聖度先生名溥康熙某年。當讀書某所有婦夏

赤友人贈以對聯云青雲足下三千士。白玉壺中一片水 日晨起裸身奔之。先生駭而出避。即束書歸。踰時而面猶

於色業真可謂水清玉潔矣 〇長洲鄭鋼字德新為人端髮言動以禮。少館富室三婦

忧之。一日坐讀書。有老嫗俯度其足問何為日娘子欲為 君作鞋耳。銅正色叱之。即束書歸田。後以鄉貢典教大和。

門下上顯貴成名者衆公薦於朝。凡讀書人。皆當如是防

範也。

不以意業欺天地

天地不可欺而人敢於欺天地者。以不能慎獨知而正心 術也方一念陷淫自謂甚隱殊不知潛滋暗長。靡所不為

容髮韓子所謂上不愧天。下不愧人內不愧心要之不愧 欺天罔人。神明鑒察。殃咎立至意之欺與不欺其間始不

天人。皆自不愧吾心始程明道坐中有妓胸中無妓惟平 者未能內省不亦念念無數或見可欲而心動亦當於方 日主敬涵養工夫純熟自然意誠心正絕無非僻之干。學

可內。痛加遏抑。如障百川。如拒强冠慧劔在手。截斷機關

地者。雅在起心動念處能不自欺而已矣。 將見去邪歸正。舉念光明。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則不欺天

(K) C 指南

七

三鑑堂

月牙金ークタスプ

慎獨知

夜耳。無形之獨知方寸是也魂飛繡閣之中。夢入香食之 夫有形之獨知暮夜是也身履邪徑心欺問室。所恃者暮

內所用者方寸耳。春夜之欺欺人方寸之欺自欺而同歸

於欺天此善惡大關頭禍福真門徑。積惡召殃莫甚於此

斷不容片念狂惑。 故勿謂獨知。十月十手。勿謂無知。天知神知。務期一刀斬

正心術

人之干犯邪淫皆由心術不正故欲除淫惡先滌邪心使 舉心動念若對神明。動容周旋不越禮法凡人世淫穢褻 嫚之事。不人其光明正大之懷則持身以正先必不愧刑

寐神魂亦無邪見要使靈光常現方寸惺惺。則志氣清明 于御下以方。自爾無慚家法。即使暗室獨處不起邪思夢

無虞外誘矣。

〇吳中有靈鬼能淫人婦女。又能致金帛首飾與婦女是

不正耶。思述去不復再至。即此可見人心持正。鬼亦不敢 山有小民一女將被污。女日徑西某氏女。客貌甚美何故 不在彼而來此鬼云彼女心正。吾不敢近。女怒日我心獨

近順勿謂外邪之不可却也。世上堂堂男子。豈此女不若

世

不以心業嗣子孫

人莫不自愛其子孫而有時自臟其子孫或少年天折。饑 送吃九指南

ええフ

寒因苦波癃殘疾使子孫無窮之官見壽考。盡丧於一已

隱微曖昧之中。子孫亦何負於汝耶成化時蘇州凌雲志 少年有高才。而頗好利有何二郎負其金醫妻以償是年

室去鬼神知官星四九終須現陰子簪花人鳳池。後三十 仙甚靈凌以功名即之此仙判云爾命應當折桂枝。何人 秋闡已中式。而卷為燈花所燈被點。未放榜前吳下有此

六歲暴卒時于十二歲亦痘殤塟地名日恩凰池。此禍及

子孫之驗也於財如此。於色可知而色之為禍尤莫甚於

心業成治心為最要也

醒心神

當為淫邪蔽錮心已死矣。須醒之使甦心已昏矣。須醒

然精彩復發。所謂只有除翳法。别無求明方。於自己心地 之使明心已逃矣。須醒之使覺惟日將格言善訓沁入心 胸。如飲食日用之不離。精思悅釋。室意信從。自心體澄徹 塊潔自物。上面只著一點黑。便不得為白矣。又如麝香之 屬。只著 人心本虚明。一染淫邪。如實珠墮糞穢中。須極力洗刷。自 淫魔退聽矣。 一海洗得十分乾淨。便是遏邪盡頭工夫。朱子謂心如 大洞經日罪垢由來心鏡昏三途五苦累形魂葢惟心 堆腦靡。亦不濟事。故邪心要洗得淨盡也。 洗心垢 點難穢。便全體俱壞不得為香矣若難穢上。即

得罪天地神人。永無貽累父母子孫惟從孝行與陰功。種 昏而口業身業隨之。頗願天下士子。同聲懺悔永無

種力行諸方便業根庶可盡洗矣。

念報應

凡人即無良試告以妻妾醜行子女邪淫未有不艴然大

良心自現是當常常及觀內省。我欲淫人妻。即作人淫我 怒者。曷思自已家門欲正。他人閨閫熟甘淫污。易地相觀

妻想我欲淫人女。即作人淫我女想出爾反爾。慎之戒之

自然敬畏生心。可欲不亂矣。

戒尤在首嚴。或隱微有恨。暗被刑除或穢迹昭彰。題被褫 〇鄉會試錄。皆上天司命所職。諸凡善惡各有報應而淫

尊無里。盡襲大豕之行方謂家門隱事旋為里巷羞稱。內 漸染成風子弟亦觀法成習不夫不婦惟聞話置之聲。無 行多慚人奉不齒尚期端本以齊家。馬可積善而昌後。 願人於生時防死。勿到死日求生。 虧。勿望各登金榜。務須平居自愛。勿至被點怨尤。 學忽然下筆成章。顛倒英雄悉有神明為主設若陰陽有 草所以場屋之中或筆娛而住文不錄或卷汚而三場不 死益人世過惡。莫重於淫。淫惡旣重。繼以身死。理有固然。 終。亦有平昔素擅才名。至此文思室塞亦有向來本無積 〇人要閨門嚴肅必先行已端方。若好行邪穢則妻女必 〇感應篇云凡人有過犬則奪紀。小則奪算。又云算盡則 长天 九 指南

教婦女

脂粉。漸即俗淫必取女誠列女傳諸書常時講說。収其放 鍼工紡績學儉學勤。豪家婦女亦勿任其美衣鮮食。徒工 之羞惡即四德之根基也為丈夫者誠能寡欲養心。暗室 惡心生。勞逸之分。尤貞淫之介也。故貧家婦女。最宜課以 敬美有言。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 於男子。素守閨中。言不出外。偶經覿面。耳熱類紅。此一念 孟子所謂無羞惡之心非人我觀天下婦女之羞惡更甚 不苟。妻子化之。自必閨門嚴肅家門貞静於淫邪何有普

心。俾知貞者如是其可法可傳淫者如是其可羞可恥。有

不善心長而惡心消乎。有不處爲淑女。而出爲賢婦乎。雖

然表正則影正表邪則影邪。有刑于之責者心戀風流問 恤廉恥。欲敗度縱敗禮妻妾子女。尤而效之。又何責焉。

訓子弟

為首戒人自垂髫受書習而忘之。不一身體力行。所謂如 優僮。曜俊僕。宿樂一戸。戀私門。婚配未完。而元陽鑿喪心腎 入寶山空手回者此也。後生小子。情竇既開。何所不至。神 如好色。于夏日、賢賢易色、犬聖大賢詩詩苦口。莫不以色 孔子有言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叉日吾未見好德

不变而癆瘵已成父兄雖欲施教悔之晚矣嘗讀福壽全

之具。非惟獲罪天地。並非攝生之計矣。若日正然非淫。則 書有日夫婦之倫天地以爲生生之本。而今人以爲放蕩

张芳 化指南

月年 一分二

家釀不可醉乎。且人終身疾病,恒從初婚時起。甚者妖亡。 累婦孀苦。百年姻卷終身匹偶何苦從一月內。種成一生

禍根前輩每遇初婚必諄諄以此為戒所以楊誠齋調好

色者曰間王未曾喚予乃自押到。何也。抑豈不聞達磨祖 足以醒世音願天下為父兄者已心或喪切勿再誤其後 師皮囊歌乎。屎尿渠膿血聚。算來有甚風流趣言雖近俚

昆巴心果正。更留好樣與兒孫當使我子弟。上之則為聖

有父兄所不能盡言者。在父師執友。則當推猶子之愛而 賢中人。次亦不失為科甲中人。故人樂有賢父兄也雖然

天怒。毋以父母之遺體造惡絕嗣與上智之子弟。則談道 委曲規勸之。毋逞邪心毋墮惡道毋以父母之遺體。上干

義與中材之子弟。則談因果。寧非施教之一術乎古人云 人生內無賢父兄。外無嚴師友。而能相與有成者鮮矣。吾

於斯尤信。

善感悟

音人有言。隔簾聞鹽蚁聲。而心不動者。非凝則慧·世間之 其道能使昏逃者。愕然而醒。疾疾者。霍然而廖方見其感 化之善矣益智思秉性不齊本來天良皆具舉動非禮豈 不凝不慧者居多。故犯色戒之有所不免若遇人勸之得

易也。陳軫謂泰王日楚人有兩妻人說其長者長者智之 不自知。情事道破學不自反。一轉念間。那可歸正及掌之

談其少者許之。未幾楚人死。客謂談者日汝取長乎。抑取 * KE C 指南

門者足下求婦欲何取多日取不嫁者。夫以叛夫從人與 少乎。答取長者客曰長者逆汝少者順汝。何反取長者爲 請焉狂生旦民緣遇合。致之不難。當先去其五賊。五賊不 冶容。而難其遇隣有狂生。慣於桑濮之行。士心羡之。而在 合計謀之婦態是邪緣即会枕百分綢繆能保其不復叛 夫死而嫁皆爲人所不取因不能貞潔。人皆賤之耳。則尚 又蒯通見曹多曰婦人夫死。有三日而嫁者。有守寡不出 子。食淫者。思及其處。亦當意冷而心灰矣。背有士人。性慕 日在彼人之所。則欲其許我令人我室。則又欲其詈人也。 是也。士駭然而退思曰以五德而爲五賊尚可以爲人子。 除美色不可得也。士請其目。在生日即所謂仁義禮智信

斯人矣。人無論男婦。咸有省悟之時。今外戀邪淫。心喪五 德那知墙花路柳為暫為虛以身殉然。固其自取。但慧眼 究而思之終不若汝兄之真且久也姊默然良久日噫向 遂不復萌邪念曾有姑嫂連床。永夜不寐各道其所私。姑 者暫也。推心置腹者亦偽也。鳥用多乎哉予悟矣將靜守 人張寧。多姬妾而無子。自嘆平生無過天何為絕我之嗣。 人。從旁勘破。亦何忍令其陷弱而不思所以挽救之歟。閩 以爲天假良緣多多益善耳。如嫂言。知憐愛者虛也投贈 日,嫂閱人多矣胸中豈無優劣。嫂日予亦籌之素矣。某某 則憐愛之篤也。某某。則投贈之厚也某某。更推心置腹也 一姬云只候我輩一班人。便是大過又有顯者。厚一少妓 一 於 九 指 南

カラス

守二十年寡矣。吾何利焉顯者聞之。愀然而止。皆可見多 坑藍若不自覺。如林孝廉濤巴至女楊前忽自轉一念辭 强娶之而不從或問於妓。妓日有所未知也彼年踰四十。 苗艷冶。悉為孽障。才便視為樂境也。凡人當境致逃。好**吃** 吾方二八。縱彼花甲有零吾正在壮時是入彼之門光辨 隨時憬悟。又未嘗領會之無人耳。以上數條。於問答之間 彼婦。轉念下拜。安心守節。後遂為賢相。則聽聞正人之言。 出。後膺賢書之報。此誠不易得者。再如唐時秋梁公成次 感動天良觸發羞惡或収其邪心或改其淫行或斷却孽 遇孀婦來奔憶及高僧之語。不但已之慾念頓滅。且化及

緣。或屏除貪愛無限濃情艷火頓令雪化水融。如是之速

摹於不忘。知淫亂之罹禍殃而追悔之恐後。以是而一轉 心寡慾之書。下士讀之。愕然於心。知拒色之膺福報。而敬 與夫翻然悔悟之受益。均豈淺尠也哉是錄也。因人遇脂 心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省。以是而遙相勸勉。即可為養 是而多方指示。即可爲脩已正人之書。中士讀之。惕然於 盡夫勸世之念。宿孽俱消。回頭是岸。則迎機化導之有功。 編。後點非虛。朗然在目上士讀之。視聽言動。勿涉非禮。以 粉邪緣。狎而玩之。即至陷溺故自在古以迄近代採集成 豈非述者之不難於與醒耶夫難割者。男女之俗情。得其 而撥轉之。常言更易入耳。惟願人人各堅此聽言之心。同 情而破解之片語可以回心。易染者。交感之褻事。就其事 张 吃指南 古

能廻慾海之狂瀾舉世受益多多矣因併綴之於書。以為 不爽幸勿空置几紫獨為君子不憚因人開導遇事醒逃 移實可為受福遠論之書。種德者於斯成各者於斯。歷歷 月牙鱼 天下後世同志者之勸。 ええスプ 卷之九終

殺目逐謀娶婦。使姚氏以甘言誘烈婦言春喪偶慕烈婦 斬昌於市。時靖康二年十月有三日實建炎元年也。春旣 賄泉州海盗。誣目為謀主。又為蜚語煽惑州縣。煅鍊成獄。 諸生董昌。目佳士。夫婦相得甚。惟後姑弗善也。時與目作。 烈婦心疑之。諫昌勿與通春與姚計。不殺昌無由得婦。乃 烈婦事之謹。無遠言有牙嫗姚氏與後姑善在來昌家見 開邪錄卷之十 烈婦美好。譽烈婦於邑豪方春春心動求與昌交。厚遇昌。 申居烈婦各希光。宋福建長樂縣宿儒申屠虔女也為 淑婉。纫喪母。稟父訓通詩書。明大義年十六。適候官縣 節烈傳 とと上 節烈傳 三鑑堂

嫁。更無顏相見從此永訣。即抱兒真姊懷中。日以是藐孤 後姑慷慨謂姊曰、我欲與姊復歸長樂令則已矣。吾既再 婦有從姊嫁古田劉氏聞變來信。烈婦因言報仇意旨有 熟察道里所由春自詡得計。謂烈婦已在掌握中矣時烈 久。如肯相許。生平志願已足。初烈婦既遭勸凶。僅僕逃竄 **究究孤寡此衣服。贖屍首撫尸不哭。患棺不哀默欲捐生** 如烈婦命厚整員烈婦一月輿往來目墓必行道過方春門 姚也遂佯許嫁之。謂曰能為我夫造增營整乃可奉大喜。 重累吾姊異日成立不絕董氏之後我夫婦地下。定有以 子甫二歲逐托孤與姊至期烈婦內服麻衣佩短劔弄辭 以報仇人然竟不知好人主名。至是始悟謀陷目者。春與

門叩就 趨昌墓擲春首於墓前始呼天痛哭。自縊於墓木而死。方 洞開犬內方春碟於床。剖腹梟首。洞胸流腸、二婢斬於床 烈婦之提方春首而出也家人熟睡不之覺及明而重門 闌人散。侍婢皆卧。春人。烈婦屠殺之,并殺侍婢二人。及其 春子所即。烈婦飲姚氏醉。婢扶至耳室中。與春子同宿。夜 寢室錦帳繡幃。金匜玉羊。羅列淌案。倩婢夾正。管絃雜沓。 子與姚氏梟方春首。囊之。去血衣。服麻衣。提燈出後門。逕 衣。啼哭不止。見者皆垂淚涕泣。烈婦毅然登輿。至春家人 酒既行。春出然客。姚氏侍。烈婦命婢執燭四望。傍有耳室。 報妨。又謂後姑日媳去矣。願姑自愛姑大慟。姊亦知後會 無期。悲不自勝。孤兒望母。從姊懷抱中。僕身向母以手產 家に一節烈傳

前子殺於門中。姚氏寸臠於寢。血流滿室。方蹤迹烈婦。而 烈婦已自經矣。死後。昌之冤大白。候官縣備衣棺合差烈

婦於昌墓。死時年二十。子嗣興。成進士。

被避役至常熟居金淫海豪張島帖李兵憲龍為者民横 〇如皇二烈者盧氏與其女也。烈婦夫李施如阜間師歲

其黨所居掠治冤號聲徹天錮烈婦女於外寢令其黨諷 海上。現二烈皆殊色遂誣其夫爲盗統衆捕之。至自茆。則

耳。而母女安逃烈婦泣謂女曰爾父以我姿賈禍。我孱婦 日,而夫生死懸吾黨手。而順吾黨大即生否則旦暮死獄

安能抗季兇夷若早自裁。女然之。盧於是如風過庖竊庖 刀。還鋼所入夜。守者睡。女先自刃。喉聲若鋸。驚守者盧給

織所窺其色心艷之。數以目挑出憐惜語。烈婦聞大慚。亟 門水味 移織他所。周復窺之。烈婦乃杜門不出周意不解時為游 授徒他所。婦獨居。時從鄰嫗貸機織有惡少宗周者。間自 按陳君蕙詢得其事島與共黨始伏辜。聞於朝。詔建一烈 姊嫁諸生宗家相家相哀其窮為授一墨居塘頭鎮一鴻 江。烈婦父老儒。渡江訪女無從蹤迹漏哭而去。後數年。延 血中。潛報島。亟昇一骼雜松香黄椒焚叢篁中。而沈神於 〇張烈婦者常熟與福里人張汝東女也年二十三歸朱 祠越數年。已有張烈婦自焚死有司上其事。附祀祠中 日鼾睡聲耳。頃亦自又。體戰震地守者躍起。燭之。兩尸枕 鴻家故貧閉戸紡績相對怡然久之益困。一鴻有 多い一節烈傳 三鑑堂

月牙鱼

閒偵烈婦出。烈婦竟不出周益不自得朱所居窮巷。四壁 光スト

徒編在。周夜撼其門樞烈婦疾呼。鄰人亦驚呼。周迸去。明 日周裹金暗其鄰。約勿動是夜四鼓。周挾刃入室。徑持擁

之。烈婦號泣頭搶地。髮被百觸瓶墨盡碎。呼聲震天周銷 愕不能犯。鄰窺者復從旁囁嚅問竟棄去婦恚恨誓自殺

以滅恥。積薪卧其上復徹薪覆其身。舉人自焚毛髮焦灼。

婦遽以手撲火。得烈婦。即舉以出。火猶著肌上。一鴻歸。强 肩背糜爛。肉脫骨露、烟勃替四出。鄰人大驚。搶攘入室。鄰

輔以醫藥。牢拒卒不飲。死轉十六日以死。死之明日。大學 土嚴文靖首往拜致賻冢宰趙文毅為之立傳部附祀一

烈洞中。周下獄伏法。

門が上外 砍婦 的 肠 數 處 復 斷 其 首 而 出 亟 逃 遁 至 安 山 橋 忽 見 紅 刃叉中其脇。周奮勇持定其臂。久之力渡刃墮為周所得。 若挾刃。彼敢哉婦果懷刃夜卧。己已正月十一日。周敢其 夫傭工木漬夜方闌啟犀入婦驚起。倉卒披衣。半臂未掩 而周已至即揮刃砍之。傷周左手。周奪刃。婦堅持不得奪。 夫回告以故,日謀徙乃可。否則吾必死矣。夫以貧難之。日 笑不苟。里中惡少周二。何袁七出。臧調之。正色詈者屢矣 **携匝歲子獨居。單犀一屋。不倚戸。毎樵汲山隈水畔間。言** 〇陳烈婦。蘇州穹隆山塘村里人也。生長農家。有倩姿年 一八歸坊者袁七安之不逮事舅姑。祭盡敬。夫傭工數出 日薄暮假乞火叩門將犯焉婦大聲訴呼。周逃去。因促 成之二 節烈傳 四 三鑑堂

霧四合述失道為里中人追及鳴官。斃於獄。紳士共致賻

助葬。勒碑拜祭焉。

〇海烈婦名鳳姑。徐州人。嫁同里陳有量有量嗜酒無行。

渡江。適與其姪遇於常州。姪奉檄催的江北。探懷中十金 不能治生。婦有姪在松江為小校有量欲依以居。載其婦

授有量目姑僦居以待我婦日勤鍼級屬一老人醫之以 自給。一夕偶出汲水。酒肆楊二竊窺之。布衣椎髻。美艷無

傷。在惑不能自制慎知為貧家婦計可以利餌也。賄老人 以銀三錢。銀二尺致婦一云為我紛佩囊成雙者。我當自來

楊二乃與有量結為兄弟。有量即掌之見嫂氏。婦不得已 取婦心疑之。怒曰我物可醫豈為妄男子製耶。揮老人去。

穴、解犯之。烈婦方擁爐向火即舉以擲林。大呼殺人殺 為。不肯去。林乃用計。假衛弁命。勒之入舟。婦人即閉牖獨 羽水珠 居顯瑞引誘百端此不動叉以計遣有量往吳門乘夜捷 載若夫婦還故里有量大喜受金婦目彼欲君往。偕我何 婦之美遂為運丁畫計。以三金誘有量日若為我籍書我 林顯瑞飲楊二肆中。醉問青樓熟美楊二笑日總不若陳 謝而已終莫能親其面悉甚必欲污辱之。會鳳陽衛運丁 宜自遠有量不解楊二意不自得復屬里中奸胥以逃人 首官。而已出財力以解其事。乗間慰問烈婦。婦但閉門致 八旁舟悉驚起。顯瑞大駭奔寫。烈婦乃號哭歷數楊一 拜旋入私室語有量日楊二目動而言甘。非民人也君 一 飲之 節烈傳 正 三盤堂

光えー

瑞之惡。聲聞鄰舟。遂自經死。既死視其衣。自踵至身。縫紉 百結無纖毫隙已預防强暴劫辱而為必死計矣。顯瑞惶

庭發其事。司理執顯瑞鞫治緊獄决斬楊二斃於州人萬 懼。埋其尸於米中。募舟子藍九庭予之十金。往殺有量尤

錐之下。身如蜂房而死。越七十餘日。常人啟婦棺。面如生

肖其像配之。有量悔恨。难髮為僧。 〇烈女馬姓。江夏人。生而額俊語笑不苟。許字儒家子。年

烈女泪痕盈頰。飲恨難言。一日李窺烈女沐浴。排門竊 十八而父殁未醮。母某氏。即其家拍李二為夫。李素不敬。

睡馬李二驚懼。遂逸去。烈女泣謂母曰見自此無活理母 烈女疾起被衣。痛哭大呼聲徹戸外。母奔救之得解。鄉鄉 可打法 益自李二來養烈女早排一死久矣城內外聞者莫不歎 題之日香閨正氣。邑侯潘公。題其投江處。日烈女渡。至今 雙碑巍然。且以其廬為廟祀之將祖豆千秋云。 異文人争為詩唱和表揚節烈鳴諸當道督學使者經公 居在江之滸也越次日。尸自浮起。面貌如生衣履皆縫固 屢勸慰堅志不回忽中夜防閉少解。即敢門投江死益其 於二 節烈傳 卷之十終 三鑑堂

B 牙 金 一たスコ

風化莫如開那録一編後来王化始於閨 且遠矣今世勸善之書極多而正人心端 亦寡何若筆之於書使見者衆更傅之久 誠哉是言也盖口中之言為時甚暫開者 昌黎有云一時勘人以口百世勘人以書 此為人倫根本聖功重在誠意此為善 頭須知過人欲於将萌物不可以首 邪録後序

則簡要而切証今則詳核而明今段開導 继 雖 俱 又有本身妻女子孫再世所償遠近之別 毫不爽揆入情有你有受亦所當然寧 皆朗若日星因事醒迷靡不震發聲晴 暗之事而 而善與不善即於此際分别豈可視為 有神靈王法水火刀兵所報遲速之殊 環報施缺而不漏 軽犯之耶予備 按天理為禍 閱 編中引古

堅重在力行非邀虚名也爰誌其器云 其意特為重梓所望於勸者益衆聽者益 鄭都怎公整定授蒋君雨笠刊傳条推 途有端本澄源之功何患人心風俗之不 務易哉是編為桐 隨處宣釋為士子有修身行已之助登仕 隆貳年歲次丁已仲秋 水鑑之在前耶見書君子若隨時內 城 姚端恪公手輯閱海 月上幹

新安全時潤深落氏書

行デ







消有則的言喜的加絕者也 我準備如針於所登日常三 自 新沒天闻多雷暗空然 惡淫為省掛下不受狀乎盖 見的電四別鄉一縣為 侯官副選出衛得清

是偏而心快久 再的月而剂 诚 你必積集而餘度 俸七於 更擔而廣之人盡闹料以存 口沙 周短較 好多不间有增 発子文は 翻去該則同 相 與有效也 摘 倘

大人先生有厚望為歲辛亥 五 題 目 惺川 鹤 正校 跋

